



卡塔兰现代诗选

〔西班牙〕戈伊蒂索洛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卡塔兰现代诗选

〔西班牙〕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编选

王 央 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 北 京

José Agustín Goytisolo
POETAS CATALANES CONTEMPORÁNEOS
ANTOLOGÍA

根据 Editorial Seix Barral, S. A. 1968 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
的卡塔兰文和卡斯蒂利亚文对照本翻译。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卡
塔兰文学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封面设计、扉页、尾花: 徐中益

卡塔兰现代诗选
Katalan Xiandai Shi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48,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7}{8}$ 插页 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050-4/I·997 定价 3.40 元

编者前言

近年来，西班牙青年进步知识界开始对卡塔兰文化发生了兴趣。被称为“卡塔兰新诗歌”的文艺创作，是引起这种兴趣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内地的青年知识界如今就像赞赏卢卡契或者巴尔特一样看重拉蒙或者若安·马努埃尔·塞拉^①，但是对于卡塔兰文化的实质是什么，仍然如同雾里看花，一团模糊，只得归罪于马德里的学校不教这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埃斯普里乌或者佩雷·瓜亚特的名声挺大，然而人们主要是把他们看作代表我们进行社会抗议的诗人，而并不考虑他们在一种活生生的文化中进行活动的现实意义。至于其他人士，当然就没有人提，也没有人打破这种沉默，或者纠正这种错误，尽管内地的报纸刊物经常谈论卡塔罗尼亚。对于内地的人士来说，卡塔兰现代文化仅限于这样的几个话题：马拉加尔或者他倡导的全半岛应该互相理解（总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②；奥尔斯或者他的美学

① 拉蒙和塞拉，均现代著名卡塔兰歌唱家。

② 胡安·马拉加尔（1860—1911），卡塔兰作家，诗人，曾任《巴塞罗那日报》编辑。

在地中海一带的永恒性^①；普拉或者他主张的农民的知识化^②；“新诗歌”或者巴塞罗那的民间歌曲的世界性。内地的人士往往认为：我们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脱离西班牙（例如：马拉加尔）；我们都是审美专家（例如：奥尔斯）；然后我们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普拉就这样主张）；同时我们的歌曲又都具有世界性（例如拉蒙和塞拉）。这些就是卡塔兰文化的特色，也许还得加上点儿萨尔达纳^③或者蒙塞拉特山上的修道院^④作为点缀。

卡塔兰文化经历了漫长而断续的历史。它的前一部分产生于中世纪的下半叶和文艺复兴时期。后一部分则是在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兴起时成长起来的。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之间，有着整整三个世纪的萎缩时期。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明这三个世纪内对民族理性的摧残，简直没有这种可能。因此，这本卡塔兰现代诗人的选集的出发点，就是从这后一部分开始的。它以浪漫主义者阿里鲍^⑤为首，团结

① 欧赫尼奥·德·奥尔斯（1882—1954），卡塔兰作家，哲学家。

② 恩里克·普拉（1876—1968），卡塔兰教士，神学家，曾任巴塞罗那主教。

③ 卡塔罗尼亚的一种民间舞蹈。

④ 蒙塞拉特山，在巴塞罗那省境内，以修道院古建筑闻名。

⑤ 卡洛斯·阿里鲍（1798—1862），卡塔兰作家，诗人，卡塔兰文艺复兴运动倡导者。

了新浪漫主义的一批民间诗歌流派的诗人。因为，十九世纪卡塔罗尼亚工业的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充分的阶级觉悟，于是民族主义就成了卡塔兰文艺复兴的动力。需要发明一种现代语言用来为这个资产阶级的情感服务；需要创作一首英雄史诗用来表达这种民族主义的气概；需要对这种文化加以尊重，它的母语从十六世纪以来没有经过文字的磨练和演变，仅仅保存在民间的口语之中。

于是，卡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人物就涌现了出来：维尔达格尔^①，吉梅拉^②，马拉加尔首先负担起了这个重大责任，然而在他们之后继续进行努力的人士则具有更大的雄心壮志，因为他们都是奥尔特加^③，佩雷斯·德·阿亚拉^④，马拉尼翁^⑤等这些高级文化人士的同时代人，他们都主张向欧洲开放。在卡塔罗尼亚，奥尔斯几乎是当时文化政策的制订者，他说什么门类可以发展，而且如何发展，都

① 哈辛特·维尔达格尔(1845—1902)，卡塔兰教士，诗人，曾获巴塞罗那第一届花节诗歌奖。

② 安赫尔·吉梅拉(1849—1924)，卡塔兰诗人，戏剧家。

③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作家，哲学家。

④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1881—1962)，西班牙小说家，散文家。

⑤ 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1887—1960)，西班牙传记作家，散文家。

得听从他的。卡尔内成了卡塔兰语言的伟大实验者，卡塔兰诗歌语言的成熟应该归功于他；而且浪漫主义之后诗歌语言的一切发展也都与此有关。卡塔兰语从此就成为一种既适合于表现民间风格，情感抒发，内心披露，也适合于进行讽刺嘲笑，宣传鼓动，追求爱情的语言。因此，这一册卡塔兰现代诗歌选集（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选集，而是典型意义上的选集）是以卡尔内作为开头，伴随着在他之后有影响的四位诗人，但是舍弃了盖拉乌·德·利奥斯特^①以及萨加拉^②，虽然他们和卡尔内以及里巴一起，在指导战前卡塔兰文化以及文化的发展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本选集共包括十位诗人，每五位为一组，两组之间以内战作为分界线。除了1924年去世的萨尔伐一帕帕塞之外，第一组内的其他四位诗人到了内战之后仍然在继续写作，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艺术在这之前已经成为历史，在新的条件下不可能再反映出新的姿态，除了福亚克斯。因此，这一组中选入的五位诗人是：卡尔内、里巴、福亚克斯、萨尔伐一帕帕塞、马嫩。

① 盖拉乌·德·利奥斯特（1878—1933），卡塔兰政治家，诗人。

② 约瑟·马利亚·德·萨加拉（1894—1961），卡塔兰诗人，戏剧家，小说家。

第二组中选入的五位诗人是：佩雷·瓜亚特，罗塞洛一波塞尔、埃斯普里乌、维尼奥利、费拉特尔。埃斯普里乌和佩雷·瓜亚特两人从1936年起就开始创作。而罗塞洛一波塞尔年纪轻轻，于1938年就去世。维尼奥利除了内战期间出版过一本诗作外，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1948年以后发表的。费拉特尔则更迟，要到六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版诗集。但是尽管时间上有着这些参差，这五位诗人却足以从各方面代表了1940年以后卡塔兰诗歌的面貌。

总而言之，我编选这本选集，其目的是要对于卡塔兰的文化的认识 and 了解有所帮助，尤其是对于说卡斯蒂利亚语的内地西班牙人。选集里所入选的诗人们的作品，如同梅尔塞·罗多雷达^①或者洛伦斯·维利亚隆加^②的小说、普拉的散文一样，毫无疑问也可作为卡塔兰文学无愧于占有西班牙文学大家庭中一席之地的充分证明。

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

① 梅尔塞·罗多雷达(1909—)，卡塔兰女作家，小说家。

② 洛伦斯·维利亚隆加(1897—1980)，马略卡小说家。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第 一 部 分

前期五诗人.....	1
卡尔内	9
里巴	33
福亚克斯	56
萨尔伐—帕帕塞	86
马嫩	114

第 二 部 分

近期五诗人	136
佩雷·瓜亚特	144
罗塞洛—波塞尔	175
埃斯普里乌.....	200
维尼奥利	230
费拉特尔	254

第一部分

前期五诗人

卡尔内，里巴，福亚克斯，

萨尔伐—帕帕塞，马嫩

卡尔内是属于继承了卡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那些作家的行列，在第一次诗歌运动的高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且他的参与，或者他的作用，正好与卡塔兰文化中最具有卡塔罗尼亚民族思想特色的时期相一致，这是因为他致力于把卡塔兰语言琢磨成为有光泽有弹性的一种文学工具而作出的贡献。他事业上的伙伴实际上是盖拉乌·德·利奥斯特，洛佩斯—毕科^①和萨加拉。后者从来不偏重于理想，然而有着明确的建设者的目的；他写小说，是为了他认为卡塔兰语言需要经过叙事的磨练，而那些固执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冒着险求助于巧妙地在“地方主义者联盟”^②的政治活动中表示意见，尤其是在普拉·

① 洛佩斯—毕科(1886—1959)，卡塔兰诗人，作家。

② “地方主义者联盟”是1901年成立的卡塔兰政党，1936年内战开始时解散。

德·拉·里巴^①的时期。如今只有卡尔内仍然健在，他的生活恰巧与卡塔罗尼亚历史上现实主义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其影响使他的作品也发生了变化。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把卡尔内归于神化卡塔罗尼亚理想主义的人士之内，那是把文化当作简单的照相，仅是我们作为一时参考的出发点。因此，我在这里把卡尔内与里巴、萨尔伐一帕帕塞、马嫩、福亚克斯放在一起，不过是想把这五位在新的文学潮流中十分活跃而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放进同一帧相片之内而已。

实际上，卡尔内和里巴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他们是同时代人，都是有着丰富的人性和诗情的诗人。把这五位诗人归为一类，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都走的是一条新的诗歌的道路，表现出豪迈诗意的多样化，而且也都是文化素质提高的见证。他们之间的区别，则在于他们各人所宗的诗歌流派有所不同，因而风格也有所不同，但是尽管对后继者有影响，却谁也未曾形成一种有倾向的潮流。

卡尔内的影响是在于诗歌的语言，而里巴的影响则仿佛是一种流派。里巴的流派一直延续到内战以后，主要是因为他真正的人性和智慧形成的道德

^① 普拉·德·拉·里巴(1870—1917)，卡塔兰政治活动家，作家。

观念振奋了文化和诗歌艺术。至于萨尔伐一帕帕塞，目前对他所作的重新估价，确实是由于卡塔兰的青年现实主义诗人需要一个精神导师的缘故。这情况是巴塞罗那大学的一场评论引起，在1955年开始的。至于福亚克斯，他的特殊性可以说是现代先锋主义和卡塔兰工艺美学的结合，它引导着近代的一些诗人形成了他们自己对待诗歌艺术的观点（例如加夫列尔·费拉特尔）。最后是马嫩；他的精美艺术构成了他独特的一种美妙的诗歌，具备着卡塔兰民族性格和人世间普遍情感互相渗透的意味，其模式则来自盎格鲁—撒克逊，那是马嫩从自己精心翻译的英国诗人的作品中十分熟悉了解了的。

读者现在所见到的这五位诗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然而同时，在他们身上，也明显地看得到两次大战之间卡塔兰诗歌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例如法国的象征主义，瓦莱里的神秘主义，阿波利奈尔的无偿主义，然而其中隐含着的激进的因素，却总是与每一位诗人各自的风格并存着的。这是处在当时卡塔兰文化的条件下必然会造成后果。概括起来说，有以下两个特征：

甲、对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美学的热诚。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致力于探索文学的传统，不仅是奥西亚斯·马尔克^①，罗伊斯·德·柯雷拉^②或者卢尔^③等十四、五世纪的作家，而且还往上探索到希

腊和拉丁的根源。毫无疑问，这种热诚是受到急于要想解决的文学复兴中的问题的启发而引起，同时也是出于维尔达格尔、马拉加尔、阿尔科维尔^①，以及科斯塔·伊·洛贝拉^⑤等大师们企图避开后期浪漫主义思潮的愿望。如前所述，卡尔内的新古典主义无非是他的一种理论上的态度；而里巴却是在坚持着进行实验，而且在不断地寻求着诗的题材，与他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实验诗歌，例如：埃略特、庞德、蒙塔莱、本恩等等一样。福亚克斯也可以这样说，虽然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着才能的问题，如：由于语言丰富而产生的矛盾，感情的是否善于掌握表达等，都无法说明他具有现代派的特征。至于马嫩，他的文化修养与里巴或者福亚克斯尽管处在同一水平，他的古典主义却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虽然其中古典文化的题材不多，仍然渗透着活生生的古典主义。最后是萨尔伐一帕帕塞。他是工人，也是革命家；他具有他同时代的文化水平较高的诗人的那种哥德式的宁静，而且总是在文化上力求上进，所以后来才有可

① 奥西亚斯·马尔克(1397—1459)，古代卡塔兰诗人。

② 若安·罗伊斯·德·柯雷拉(生卒年不详)，十五世纪卡塔兰人文主义学者，诗人。

③ 拉蒙·卢尔(1235—1316)，古代卡塔兰哲学家，诗人。

④ 若安·阿尔科维尔(1854—1926)，马略卡诗人。

⑤ 米格尔·科斯塔·伊·洛贝拉(1854—1922)，卡塔兰诗人。

能用以向把他拒之门外的世界进行斗争。

乙、对于外来影响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对于卡斯蒂利亚诗歌来说，是肯定无疑的，甚至连所谓“二七年一代”^①的那些诗人们，也对马拉梅，瓦莱里，或者阿波利奈尔等人的法国诗歌怀着那么大的兴趣，以致塞尔努达和阿莱克桑德雷这些人都不知道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发生了格律革命。福亚克斯和萨尔伐—帕帕塞两人则对这些欧洲的新潮流十分了解。前者能够运用判断力，有限度地加以利用，采取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新手法丰富自己的诗歌艺术。萨尔伐—帕帕塞则是全盘接受，企图以之与卡塔兰文化互相结合。马嫩更为熟悉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诗歌，而且通过它，尤其是其中的拉斐尔前派，接触到了东方的诗歌，对于他的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前面已经指明，卡尔内和里巴领导着诗歌语言的深刻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就具备了文化发展的真实的里程碑同样的意义。

卡塔罗尼亚经历了一个完善理想的时期，使它不得不探索最好的模式以获得自己的灵感。巴黎当然是最有吸引力的焦点。于是卡塔兰的作家和艺术家都纷纷到这个法国首都去朝拜世界文化的 心脏。

^① 1927年以后崛起的一批西班牙诗人，其代表人物是塞尔努达(1904—1963)和阿莱克桑德雷(1898—)。

然而除了这种普遍的愿望之外，卡尔内、里巴、福亚克斯、马嫩以及萨尔伐一帕帕塞等人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不仅仅企图充实自己个人的诗歌艺术，而且还想加强卡塔兰文化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不能忘记，对于一个卡塔兰人来说，献身于文化事业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示。但是对古典主义的热衷，却掩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情调。这些人中就有卡尔内、里巴、福亚克斯和马嫩。因此，民族文化的复兴在这些诗人身上打开了两条渠道：一条是一般性的，那就是用一种官方不认可的民族语言表现自己。另一条是实质性的，也就是文化的复兴也包括着诗歌的问题。这后一条渠道给予这四位诗人的，却仅仅是一点儿额外的机会，也就是说写了几篇评论：关于内战的，关于卡塔兰方言被禁止使用等等，但是都比较简略。只有萨尔伐一帕帕塞尝试写作战斗的诗歌和政治抗议的诗歌，但是在他的诗集《阴谋》中，却有点儿走到了极端。

先锋主义也没有逃脱在新古典主义指导下对民族进取心的注意。福亚克斯和萨尔伐一帕帕塞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利用了它或者服膺了它，然而却限于热衷于想使卡塔兰文化得以上升到欧洲文化水平的企图。福亚克斯的诗歌里，还突出了他个人危机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观主义并不是浪漫的，而是理性的，相对的，不可知的。肯定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纯

属理性的思潮，并非奇谈怪论。福亚克斯对这种情况，从他资产阶级文化和美学的观点，加以批评改造。这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尽管偶尔也有不同，然而在那些岁月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以此为营养的。奇怪的是只有萨尔伐一帕帕塞把先锋主义的模拟性与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和社会革命本能互相揉合在一起了。可惜这把火却烧掉了翅膀，他只有在脱掉了不属于他自己的面具之后，他写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好诗。

因此，自我意识和民族文化两方面的历史条件把卡尔内、里巴、福亚克斯以及马嫩联结到了一起。对这两个方面的坚持是他们不同之中的共同点。里巴和卡尔内一样，保持着诗歌主题本身的意义，同时还探求着古典传统的价值，和卡塔兰文化的价值。在福亚克斯身上，则具备着高超的理性主义，以及关于诗人和诗歌相等同的美学观，诗歌语言运用的美学观，而且总是用来作为达不到的效果的工具。萨尔伐一帕帕塞对于诗歌，采取的是一种浪漫的建设的态度。他要求的社会改革和提出的社会抗议包含着良好的愿望。他的作为就是复兴卡塔兰的文化，在那些日子里几乎完全与资产阶级保守派相联合，因而妨碍了他诗歌的真正的革命性。他是既有新浪漫主义的味道，也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先锋主义的味道。

至于马嫩，他的特点也就是文化修养较高的人的一般性的特点。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与1930年以前，甚至埃略特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的协调和一致。

卡尔内、里巴、福亚克斯、萨尔伐—帕帕塞和马嫩五人，在他们探求根源和创造文化的活动中，不仅相互之间由于一定的社会的和国际的历史条件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与当时在欧洲被视为榜样的爱尔兰人一样，都是一心争取独立的卡塔兰人；他们的古典主义，来自他们对合法范围内进行斗争的理想所怀抱的充分信心。



卡 尔 内

卡尔内全名约瑟·卡尔内·伊·普伊格—奥里奥尔(Josep Carner i Puig-Oriol), 1884年生于巴塞罗那。在圣米格尔学校受初等教育, 后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和法律。十二岁时, 他的早期诗作开始发表; 十五岁时, 他的文章已经在期刊《文艺复兴》上出现。这本刊物当时对卡塔兰文化有着重大影响。1904年, 卡尔内的第一本诗集《诗人之书》出版。

后来他多年担任期刊《卡塔罗尼亚之声》的编辑。他在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 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他在困难的年代里利用这本刊物进行尖锐的抗议和讽刺。1910年, 巴塞罗那举行称为“花节”的赛诗会, 卡尔内获得“智慧大师”的称号; 次年, 被任命为卡塔兰研究院哲学分院院士。这几年来, 是卡尔内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政论, 在各种出版物上发表, 并且还主编期刊《卡塔罗尼亚和市场》。他也从事把著名卡塔兰散文家的作品翻译成卡斯蒂利亚文的工作。

1920年, 在卡尔内的倡导下, 成立了“诗歌之友”

协会。该会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和诗歌讨论会，以引起社会各界对卡塔兰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兴趣。

1921年，卡尔内进入外交界工作，远离了故乡，但是他在卡塔兰文学中仍然占着重要地位，出版了新的诗集、散文集和翻译。散文作品中重要的有1922年出版的《夏娃的创造和其他故事》和1925年出版的《贫寒的生活》。他主要翻译的作家有莎士比亚、安徒生、维科埃尔·德·利勒—亚当、阿诺德·本纳特等。

由于外交使命，卡尔内长期在哥斯达黎加和法国居住过。内战发生后，他到了墨西哥和比利时，先后担任过墨西哥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的教授。晚年定居布鲁塞尔。

阿尔培·马南评价卡尔内的诗歌，这样说：“约瑟·卡尔内是属于——我们也把他这样归于——奥林匹斯山往昔的古典，而很少属于现代。他的诗歌，原来就很少偏于客观，而如今则由于他的内心倾向更为加甚。虽然如此，他那从不枯萎的而且极富于青春活力的智慧，使他仍然拥有诗人之首的名声。”

卡尔内诗作目录：

《诗人之书》：1904 年

《十四行诗初集》：1905 年

《美味的果实》：1906 年

- 《十四行诗续集》：1907 年
《美妙的果园》：1911 年
《路标》：1912 年
《风中的语言》：1914 年
《赞歌与扇子》：1914 年
《美丽的土地，美丽的人民》：1918 年
《芦苇里的风》：1920 年
《无用的奉献》：1924 年
《平静的心》：1925 年
《竖琴和横笛之声》：1927 年
《魔杯》：1933 年
《乡村之春》：1935 年
《明月和灯笼》：1935 年
《预言》：1941 年
《伪装》：1950 年
《远方》：1952 年
《树》：1954 年
《作品全集》卷一：《诗歌》：1957 年
《野兽》：1964 年
《年轮》：1966 年

有这样的明天……

有这样的明天，我突然间成了老人，
美美地拂掉衣服上的污迹，
在我写的诗句里加上美丽的标点，
还对过路的人缩起了胳膊致敬。

我的所见所闻使我极为厌倦，
想起了亲密然而徒然的童年，
我的心颤栗了，滑稽而痛苦，
跟一支号角声音的沉沦没有不同。

我笨拙的指头间，事物总是对立；
无论何处，嘈杂的闲话都使我烦闷；
我知道，我这置身在金丝雀笼子里的命运。

对于我，世界已经变成一幅灰色水彩；
我要把钟表面上的玻璃擦擦干净，
怀着为了生活而生活的可悲忧郁。

——选自《十四行诗初集》

“但愿”之歌

第三

但愿我们有个结束
如同过去了的一年。
夏天的如火骄阳，
如果你使光芒柔和，
仍然看得见你烧的灰
在收割后的田野上留着。
如今，秋天的太阳
真是一位最好的伙伴：
他要缩短他的路程，
一路走着一路叹息。
他把一整串葡萄，
带到了女友的门前：
我们吃着葡萄，
用不着走出门槛，
也来不及说什么
爱情的话或责怪的话。
甚至黄昏以后升起的
凉风已经来临，

高耸的树冠上树叶
在太阳送来的再见声中战栗，
我们还在吃着葡萄
仿佛一辈子都吃个没完。

——选自《美丽的土地，美丽的人民》

梦

深夜。远处最后的车辆
结束了喧闹嘈杂的声响。
我的心已经不爱旅游，不爱
寻欢作乐，也不爱爱神的箭簇；
我沉沦于没有形象的梦，如同
石块向湖水中央坠落。

雾霭仿佛把昏黄的灯笼
密密笼罩，我就是这样感到。
或者村里的狗狂吠
把风的怒号搅和在一起；
或者不停的雨仍然
半夜里迈着细碎的脚步。
在我幽暗的居室深处

(唉,天使没有跟我一起休息)
总有一件徒劳而易于忘却的事:
没有一点儿本能或者记忆的痕迹,
没有一具半张着嘴的尸体,
被剥夺了无意义的灾祸。
这时候一只葡萄藤般可悲的手,
熄灭了光芒在五点钟,
引起了悲哀的街道上
黑暗中一阵战栗。
这时候教堂的门随着老者
蹒跚的步子而启开;
这时候曙光破晓而出
发着灰白色的光芒;
这时候病人在病榻上转辗反侧,
他那小小的不朽的灵魂
已经上升到而且起伏于
房舍和道路上的雾霭之中。

——选自《芦苇里的风》

孤 独

在突发的爱情面前,人们转过了脸,

用恼怒的手指敲着窗户；
树枝看见了我们，从上面洒下树叶，
而我们的吻却吓飞了鸟儿一大群。

但是我们虔诚地拥抱到一起时，
白天的金黄的雨看来似乎得了病，
抹去了界限和贪婪的石砾，任我们
孤独的两个，坠入海中，随便大海播弄。

——选自《无用的奉献》

下点儿雨，爱人在远方

滴着水的树上，鸟儿在歌唱，
却不知道带给我一点信息；
我的头俯视着一册无用的书，
看不见人，人也都看不见我。

滴着水的树上，鸟儿在歌唱，
我的判断消失，脱离了整个世界。
应该在开花的菩提树下行走，
总会侥幸，也许和你相逢。

太阳露了点儿脸，就已沉落；
这些开花的树枝滴下的水
治疗着我的凄凉和你的叹息。

最好是让头脑轻松懒散；
我不愿为世界而苦恼或者焦心，
如果没有她悬念在我的胸怀。

——选自《平静的心》

渔夫住过的房子

白窗帘的房子，自傲地斜倚在
苹果绿的
一道道院门之间——
我的街道后面都有一片海；
如果，请安静，窗帘遮掩了它，
大海仍然给我送来芳香的花束。

蓝檐板的房子
上面覆盖着瓦片
(唉，不整齐的椽子漆成了橘黄！)
还有修士睡的床。

如果在墙上，眠床周围，
隔一段挂着画或摆瓶花，
成千道的目光
仿佛舞蹈在波浪之上。
那回流的
捉摸不定的弛缓
就已经日日夜夜地从不在岸边
有所安宁。
房子里平静地吱吱响的水井，
看起来是甜而不是苦；
还有国王腓力四世时代的牡丹
以及三株天竺葵；
长久以来，在你这里居住着
赤脚的男女神祇。

如今财富让店铺老板
把你作了住宅，在这里听得见
他们用来消遣的音乐
和一架缝纫机。

尽管——新近失去了判断——
我还看得见院墙上挂着的
渔网，船桨和一截天线：
一艘沉船的残余，带回来作为从前许的愿，

而今天打的鱼则到处都是
(千奇百怪, 色彩缤纷,
而且闪闪发光):
一只破瓦盆里, 栽着七支海湾采来的百合花。

——选自《平静的心》

小 村 之 歌

着 迷

如果我们着迷于玫瑰
或者筑巢的鸟儿;
如果我们着迷于玫瑰,
那就复活了古代的一种蜜;
昨天的重担减轻了,
去世的母亲不禁微笑。

——选自《平静的心》

舞 蹈

星宿满天时, 树木和草开始

胆怯地一阵阵战栗；
年轻的农家姑娘
拉着手跳起了舞。

小径四周几乎抹成平地
还有已经发紫的田畦；
轻微的风活跃了
隐蔽中的心灵。

于是黑皮肤的姑娘们——
在太阳下割了捆捆麦禾，
她们拒绝神秘，
陷于极度的困乏。

她们从来就是火焰和黄金，
在最后的阳光的抚爱下，
她们弯腰，她们舒展，
以村野的伶俐聪敏。

她们渴望着另一场战役，
要求爱情的迅速游戏；
感到了跳着舞的躯体
痒得难熬犹如针刺。

——选自《平静的心》

病 中 夫 人

是什么怪药，夫人，毒害了你的
身体；什么风损害了盛开的玫瑰，
以致于你在白天的光亮下乱走，
到了晚上站着象一动不动的木偶？

要么你离得老远，要么你伤害自己，
把听见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凶残的匕首，
每一个响动都以为是叛徒在窥伺……
如果你能够一口吞下每一个小时的焦急！
唉，我要为你寻觅细雨霏霏的凉荫，
比蜂巢的蜜还甜的信任的糖汁，
以及忘却的枕头，使头脑缓解而轻松！

我的夫人，你病了，你病了；在惊恐中
我走投无路地仍然把你崇拜；
你的这双眼睛是雪地里的一对鹰隼。

——选自《魔杯》

归 来

我看不见这片水面
无垠的水面，有任何界线。
有一只海鸥仍然
翱翔于气流激荡的

很高很高的高空。
到处都是一片赤裸裸的
冷漠；泡沫飞溅的地方，
枯枝败叶零落。

一模一样。大地上的一切
都一模一样。广袤无边的
海洋，对我说：你离开没有用，
因为一切都总是这样。

总都是这样一动不动地
看着那个脚步畏葸的情人
在你离去的时候，
献给你的那个接不着的吻。

幽暗围裹住
生活和精神；在欲望的
喘息中流泪的告别，
使黑夜也不禁颤栗。

有什么要紧？是的，你留下了，
你双手的那种渴望去到哪里？
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来到的
又一天和前一天没有什么两样。

——选自《魔杯》

没有告别的告别

春天去了。
闭上眼睛，
我们想着玫瑰，玫瑰：
我们假装它不会得相信。

——选自《乡村之春》

胜 利 者

我阳台上的玫瑰树已经快活地

开放出了火焰般的花朵。
村子里广场上的七株老榆树，
都弯着腰仿佛要谋反。

凶狠而满不在乎地透穿着
刚刚显现的白色天光，
猪圈里的甜梦鼾声依然，
是夜间留下的重担。

弯着腰的树木突然
显得心满意足，重新活跃：
仿佛白天到来之前那样
晃动着茂密的叶簇。

太阳升起，放出节日的光芒，
唤醒了清晨的云雾，
崇山峻岭和山岗土丘之上，
只有它举起了旗帜和剑鼓，
出发去征服。

——选自《乡村之春》

团 结

门口的漂亮老妇陪伴着我们

作了最长的旅行。

她在陌生的土地上，不为人见，

给我们决定而标出界限。

她默不作声，企图给仍然活着的

哭泣的孩子最后的一吻；

死亡本身已经联结起

摇篮里的第一次恐惧。

开始在平原上探索之时，

对美的渴望的意外过程，

在缩小的有限范围内反复，

犹如线团里抽出来的长线。

十分必要有一天，在数字的末尾，

我变得肯定而明确，

终于成了影子巨墙下面的一个，

踪迹全无，被遗忘所收容。

——选自《伪装》

宫殿里的清洁工之歌

如果天大亮了我们还没有打扫，

雄伟的宫殿就会羞愧难当。

我们每一次打扫都面对黑夜

那是为了免得黎明悲伤。

我们把疯狂的痕迹去掉，

于是我们的辛劳里就来了

沮丧的笔，枯萎的花，以及

破碎的酒杯的预兆。

收拾着地毯，洗刷着大理石地板，

从这一道门到那一道门，

宝座上，角落里，总会有令人可厌的

事物的气味把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扫起的尘土变成火花，

仍然带着暴行和欺诈的信息；

它们从风云突变的日子以来，

还从未跨出过宫殿的门槛。

——选自《远方》

火焰与玫瑰

从一颗火花里迸发出红色的火焰，
跳起舞引导它的女儿们穿过黑夜的洞穴。

玫瑰花在蓝色的大厦里，倾听着鸟鸣，
抛掷出阵阵的火焰，形成了白天。

——选自《作品全集》卷一

考古博物院里

参 观 者

看来你是属于神的家族；
你执掌什么，你在哪里受崇拜？

偶 像

我是一个神，因为，濒临损毁，
一点儿一点儿地丧失了判断和灵验。

当然，在那个时代，命运归我掌管：
是苍天或是山岭？是大海或是流泉？
但是，你要知道，我的记忆已经模糊；
我有气无力地呼喊，没有谁再理睬。

——选自《作品全集》卷一

黄 昏 时 刻

傍晚，我不再在道路上摸索；
我知道，篱笆围着的果园里，
落下的是你们，践踏于朦胧中：
树叶啊，花朵啊，一天天的日子！

我的脚步又变得偷偷摸摸，
仿佛拿不定主意的陌路人。
天竺花的幽魂叹息着
在哭泣的浓重阴影之中。

远处漂浮起一阵阵钟声，
把生者死者一齐联系。
不可克服的夜展开来，
岛的海洋总究还是飘零孤独。

书桌上的灯光以及盘旋
飞翔着的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绪，
一把破残的旧椅，一页
不尽满意的稿纸，都在把我召唤。

——选自《作品全集》卷一

裁 缝

那个村落里，
老广场的尽头，
犹犹豫豫地以八株槐树作装饰
有四座圣徒的雕像耸立在教堂门口，
仿佛守望着精神萎靡的静寂。
不远处的一个街角，
有一位裁缝，惯常当门而坐，
戴着眼镜在缝纫，
年龄已过六十，神情忧郁。

太阳向着
紫色粉色的眠床坠落；
有只鸟儿探头，引得猫眼

发了光，蹭在地面挠痒痒。

孩子们从学校出来，闹闹嚷嚷
向喷泉走去，喜欢互相把水泼洒。

裁缝没有精神欣赏
魔幻一般离去的白天，仍然
在缝着，缝着。如果他的头抬起来
那不过是为了给他的针再穿线。

——选自《年轮》

瑞士的山谷

山岩纵横，向着
峰巅的高傲延伸；
每座房舍的玻璃，
都传染上了天宇的灰色；
枞树排列成梯级，
庇护着深渊万仞；
湖面反照着看它的人，
直到黑夜终于降临。

——选自《年轮》

冲 击

风在外面呼啸。

我身在何处，我自己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谁在对我说话。

风在外面冲击。

而我，不高兴地从梦中惊醒，
叽叽咕咕着应答。

为什么围住了我们？难以辨清我们，
因为十分黑暗的夜阻碍了他。

后来，我冷淡地对他说：

“你对我说了什么？再说一遍！”

一个声音喵喵呜呜地响了，
仿佛还压住着他的怒气：

“远离了你如此热爱过的地方，
已经老了，却为什么到这里来游荡？
为什么你要在异国他乡度日，

屈从于一个悲哀的结局？”

仿佛受了打击，我一跃而起，
向着这个为我指明方向的声音：

“声音啊，责备我，刺痛我，
鼓舞我，也使我更加自由吧！
从前和现在，此处和彼处，
我都从未曾在任何命运压力下度日，
在我心中搏动着的仍然是那唯一的地方。”

——选自《年轮》



里 巴

卡莱斯·里巴(Carles Riba), 1893年生于巴塞罗那。他受到的深厚的文化教育, 决定了他的一生和创作。他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哲学和文学, 后来又 to 国外的大学深造。

从1912年开始, 里巴的名字就和他那时代的优秀人物: 奥尔斯、卡尔内、洛佩斯—比科、福尔格拉^①等一起出现在力求发展加泰罗尼亚民族文化的各项活动中。作为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专家, 他主持过加泰兰研究院的语言学分院, 并且是从事翻译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加泰兰文本的重要文化事业“贝尔纳·梅吉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

共和国成立以后, 巴塞罗那大学获得了自治权。里巴担任了该校哲学文学系的文学教授和希腊文教授。通过他在“贝尔纳·梅吉基金会”的工作, 他推动了人文主义学派思潮的流行。然而里巴对加泰罗尼亚大学教育的振兴 (与埃斯普里乌、罗塞洛—波塞尔、爱杜亚·瓦伦蒂、若安·佩蒂等一样), 影响十

^① 若亚金·福尔格拉(1893—1919), 加泰兰诗人。

分深远，其意义可以与巴塞罗那大学的自治相比。

内战以后，里巴及其夫人女诗人克莱门蒂娜·阿德里乌流亡国外，直到四十年代结束。他在法国时，写成了著名的《比埃维尔的挽歌》，由诗人阿尔丰索·科斯塔弗雷达译成卡斯蒂利亚文。

五十年代初里巴的归来，被看作是战后卡塔兰文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担当了卡塔兰文化复兴的领导者的角色。他的创作采用着古典的形式，继续洋溢着活力，但是思想上由于历史条件的激刺而产生的突变，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古典主义。晚年，里巴享受着作为诗人和伟人的崇高名声，但是他的私生活却很清苦、窘迫，与他的文名并不相称。在翻译工作方面，他也很有成就，曾经以诗体翻译过《奥德赛》、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有一部分尚未出版），以及现代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为了翻译卡瓦菲斯，他重又回到大学教室里去授课，使他作为卡塔兰文化界知识界崇敬的人物的形象更加伟大。

1959年，里巴于巴塞罗那逝世。

里巴诗作目录：

《庄园》：1919年

《奥德赛》初译本：1919年；重译本：1953年

《庄园续集》：1930年

《组曲三首》：1937 年

《比埃维尔的挽歌》：1943 年

《译自荷尔德林》：1944 年

《游戏与火》：1946 年

《野蛮的心》：1952 年

《讲稿三篇》：1957 年

《卡瓦菲斯的诗》：1962 年

《作品全集》卷一：《诗与小说》：1965 年



幸运，默默的甜心儿……

幸运，默默的甜心儿：
你靠近我时多么胆怯！
你触动感觉犹如轻微气息，
而思想则仍然置你不顾。

古代废墟的骄傲荒漠
已经沉睡了多少时间！
你把它当作了家，幸运，
启发了那里居住的静寂。

我需要你更加大胆而有力：
在我面前有着那么多的路，
要求着爱情带来给我的
渴望的任意飞翔，然而

它们都被遗忘而模模糊糊，
又被恐怖吓得僵硬呆板！
然而你的存在发出的光辉
要比寒冷和黑夜更加强烈。

幸运，迟来的新朋友啊，
没有音的声，热烈的呼吸；
侵入那如今唯一跟我
在谈论着她的悲痛吧！

幸运，我知道你是我的顾问，
是我的钟点的计算者；
她的火在我周围燃烧，
还蒙上了我赤裸的心。

——选自《庄园》

也许你只是个影子……

也许你只是个微笑着的暂时的影子
来自盘踞于头脑的固执的愿望；
我以思想的骨肉在你周围缠绕；
我以战斗的热血使你炽热活跃。

爱情啊，也许你发出的温馨叹息
到达我这里，那愿望的疯狂回音
如此孤单，变成了音乐，而在你的外表

我自己的幸福有太阳在那里停住放光。

无关紧要：我要有血有肉地永远爱你；
影子逃跑了，然而我唯一的命运
却是我身上不会死去的，只会跟我同死，
——而只有你，爱情啊，才明白知道。

——选自《庄园》

我的歌逐渐地衰竭了……

我的歌逐渐地衰竭了：
歌词温柔而完美。
但是，热病缠绵，你却不在里面；
你已经不再存在，神圣的运气。

西方蓝色的山岗，
掩住了太阳永恒的火焰；
然而直到黑色的悲痛战胜，
还有一道长长的反光把我们照亮。

别去死，神圣的运气：
在一颗星星的羞怯金光之下，

我盼望着如今衰竭的热烈的歌
忠心耿耿地重新返回。

——选自《庄园》

死亡，也许是……

死亡，也许是
就象入睡时突来的打击，
我们一个个地对着黑暗睁开眼，
坐起身来，怀疑是不是真实
还是一个梦，在消失时
使我们吃惊的感觉
留下了
一片热病的残余。
害怕的是在现实和
我们之间，仅有一条黑暗的路，
而脚总是秘密地服从着
我们意志中的懦夫。

——选自《庄园续集》

什么热情的女神……

什么热情的女神

当我诞生之时用疲乏的手

点了我的额头，

点上难以实现的渴望；她扭着她的腰，

还把她的血洒上无数的道路，

翻滚地粘糊地仿佛深深的玫瑰园里

一片万紫千红的美色中的一个蛇窟。

什么热情的女神

当我诞生之时点了我的额头？

我不知道什么胜利的不朽

沉重地压住了我：仿佛一阵

莫名的痛苦记忆

也仿佛一个没有形象的梦，其中心

越长越黑暗，有某种活的事物在呼吸；

我带着另一个青春半灭的余烬，

它不再在我胸中升起一时的火焰：

我不知道什么胜利的不朽

沉重地压住了我，仿佛一阵记忆。

或者是对付我自己的生命
它反映在虚无之上，
遥远而微弱，
仿佛一片天空在幽暗的井里旋转；
没有飞翔愿望的有翅动物，在我的角落
用干瘪无用的谎话把我养育，
让我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加软弱，
然而同时我的生命难道去咬啮
那在虚无之上漂荡的阴影？

——选自《庄园续集》

我不再是……

我不再是象一只孤独的鸟，
在一条大河上伸展开翅膀；
轮船在河上缓缓向着下游航行
船尾的荫凉下挤满人群。
半裸的山乡居民心里想着家乡，
在那里驾着木排驶向城市；
城墙里面自由的水的压迫者，
忘掉了有着树木和羊群的青翠山岗
以及一座幸福的小小钟楼的存在。

生活过去了，眼睛不再疲乏得

让清晰的形象流溢出心头。

……我的一切变成了梦：阴暗的金黄云团

在离手很远的地方漂浮而消散。

象贪心的矿工一样钻透自己的心的人，

痛苦得闭上眼睛而喂养自己的人，

比我占有得更多，使我自己惊讶万分，

我就高踞于他人之上，望着海面

不停地升起又退落的浪潮。

人类的什么活动仍然能够破除

魔法，让我连血肉及感觉投身成为
猎物；它就是我们的，反叛在指头之间，

或者转变成歌曲，在人们中间散布？
也许我的命运就是鸟儿的命运：

好玩地开一枪，就从天上坠落，
冷漠的流水带着它，仍然不肯屈服。

无用的翅膀掩住了它失去渴望的眼睛，
难道没有人为它的不幸一哭？

——选自《庄园续集》

曙光的不自觉的骄傲……

曙光的不自觉的骄傲
处在最深沉的光线那两道
柔弱的拱门之下——已经是
如此谐和的极度严重对手——

啊胸怀，你那里的甜蜜形体
仿佛战胜了邀请夜间眼睛去观看的
什么秘密而隆重的梦中
那处女的贞洁的呼喊。

引导它吧，与你血液中的
火焰，大地上的呼吸，以及
世纪和标记的活跃的线索，
一起向着我的目光的

彻底宁静；它在偶然的幸运里
得以在你胸前的乳房上逗留。

——选自《组曲三首》

镜 子

一阵透明的风吸住了我
停留在我自己的目光周围。
后面，阴影在欺骗，仿佛
与我相似，使我走近。

然而，甚至在拥抱中的
一个瞳孔里没有脸面的梦：
半个世界的眼睛里
我就是另外半个——是愿望

还是妒忌？爱的疑问，
把我捆绑于如此甜蜜的恐惧：
由于我看见我才存在，

对着看不见的墙
要懂得而且只是反映出
——两个，但是，哪个洁，哪个不洁？

——选自《组曲三首》

我孩提时的两把椅子

真是可笑，从前孩提时
漂浮着的海岛上的
老海妖！你的歌中
几乎不再有血光闪耀。

在想象中的黄昏，
你们深入忠诚的时间，
只需要一个幽魂——
惶惑而忧郁如同一颗星辰。

没有任何黑暗的鸟
袭击曾经属于我的灵魂而
没有了我，天使般地崇高。

如此崇高，以致卧房更甚于
牢房，回头来的风的怒号
粉碎了美梦，却赞美了我。

——选自《组曲三首》

道路是秘密……

道路是秘密，神话般地有着神灵的忧郁，
甚至活泼的水也使我想起一个名字，
真是难以说明啊！为了持续的恩惠而用
单纯的沉默的方式给思想以抚慰。
树叶在空中获得自由，把古老而淫荡的
却谦逊地镀了金的春天给予大地；
我的脚步，远离了那么多快乐的往昔，
在那里安慰那把我从沉睡的冬天
抛掷到不可靠的四月的热望；唉，仿佛
所有的人都有和平，唯独我在彷徨。
对于我，梦不过是预兆和形体！
灵魂对于它很熟悉，期待着的不止一次。
看来似乎要再生的花园在颤动，我不知道
哪个神死了，他该是青春和泉源的儿子。

——选自《比埃维尔的挽歌》

苏尼翁！我在远方召唤你……

苏尼翁！我在远方以快乐和呼喊召唤你，

你以及你的忠诚的太阳，是海和风的王。
为了回忆你，我挺立而起，兴奋而幸福，
如同你那坚硬的大理石，我也高贵而古老。
坍塌的殿堂，藐视着其他的廊柱，
然而从中跳跃而出的基础，那欢笑的波涛下，
却沉睡着永恒！你的风帆，雪白地高扬，
海员总是以你来作准决定着他的航向。
为了醉心于你的名字，他越过赤裸的草丛
寻找你，那么急切，犹如神祇的坚定。
对于流亡者，他只有在阴暗的林莽中突然
把你发现，那么凑巧，那么虚幻，从你的力量
认识到把他挽救出突然打击的力量，
使他奉献时那么丰富，在他灭亡时又那么纯洁。

——选自《比埃维尔的挽歌》

那么纯洁在孤独中……

那么纯洁在孤独中和漫长的钟点里，一位妇女
以树木般的动作或者爱情的呼喊，沿着
她举起的胳膊，脱落了衣服。于是
身体的秘密焕发光辉，摆脱了麻布的束缚，
抬起了脑袋。一、二瞬间。啊！是否足以暗暗
断裂美与她这个羞怯的六月之间的绳索，

赤裸裸地在波浪之上，期待欢乐和水流的推动

完美自己？是否足以使你无可估量的黄金，
月亮，美貌等贮立的花朵般的事物，踌躇而出——

因为对如今的空虚缺乏信心，不象从前那样有
幸运帮助？一只布谷鸟突然唱起，纯洁地。

她笑了。世界的青春的血重新流动，
跳跃，急速地，跟辉煌的女人一起跳跃，在时间之下，
向着最成熟的阳光——她开始游泳，那节奏啊！
向着过热的夏天——她以及神祇以及我的眼睛！

——选自《比埃维尔的挽歌》

关闭了吧，绿色的穹顶……

关闭了吧，绿色的穹顶，水晶般地在我头颅之上！

谨慎地流动的水，几乎不过是
寂静中活动的微风，仿效着我的血如今

遗忘了的简单方式，而我却知道。

世界上无穷的梦，一阵阵地安静下它那
在忧郁的园子周围的波浪。

在我平静的心灵里，我是一个遇难者，

从大海中复活的深深的岛上突然认出了
一个往昔的国家，却不使人惊讶；黄昏

在小径上变得更加纯净——童年啊！现实啊！

年老了就一无所有，应该重新获得，然而
每一步就更加烈火熊熊，更加缓慢，
因为老年喜欢黑夜，到了秘密的配偶身边
仿佛一阵爆炸那样期待着急切怀念
变成了相互的神秘的爱的礼物——
眼睛里有着欢乐的夜，超过了夜的夜！

——选自《比埃维尔的挽歌》

寄

在法兰西树林那高尚宽容的柔情之下，
沉思于它那河道的正直忠诚的水流之畔，
我愿给予一颗充盈的心以古老的尺度
使之符合于言辞的纯正。
悲歌啊，没有我，你也要到那企盼的祖国去：
无法忍耐的痛苦一阵阵地把您催促，
而你，埃拉托，却含蓄更多，请宽恕异乡人，^①
如果有时候心潮跳越了你的严峻数字。

——选自《比埃维尔的挽歌》

① 司抒情诗的九位缪斯之一。

请 听 着……

诗歌吗？请听着，
从六月无垠的
天空，深沉的钟声
护佑着鸟儿的鸣声
一起走向凉荫。
夕阳的珍珠母
甜甜地熄灭，
让位于一颗孤星。
远处的喇叭吹出
声声热血高昂的
青春的离别幽情。
花园沉沦在
深重的浓绿之中，
仿佛世界到了黄昏！
心儿知道：
玫瑰却无法安宁；
它过分热情，
还不如让它希望，
还不如任它忧伤。
充满你的心吧；

让它脉搏准确，
长夜里可以守着黑暗。

——选自《游戏与火》

远 处

犹如船首和波浪
犹如光线和玻璃
犹如情人和情人
我和你相会，
埃斯佩兰萨，埃斯佩兰萨，
你避开，我还在我的地位。
我不知道是否是爱情
还是一场勇敢斗争；
纯洁的证明是
幸运还是意志消沉，
埃斯佩兰萨，埃斯佩兰萨，
越是远，越是危险啊！

——选自《游戏与火》

让歌曲里的吻轻轻的……

让歌曲里的吻轻轻的
而拥抱时的心却狡黠；
心儿要的很多，还很多，
就在受到的赏赐中贬抑。

在你的眼睛前面，爱人啊，
有没有一种爱，亲亲，为我创造
让我自己回复到起伏的道路？
给予别的眼睛以后来的爱？

为了一切从头开始，你得投身于
沉默的危险的经纬，
绝对的净火的纯洁；

如同那个离开离奇岛屿的人，
盛赞着那想望中的梦
在他所模仿的炽热珍珠上。

——选自《野蛮的心》

我在幽暗的塔里沉睡……

我在幽暗的塔里沉睡，
一夜一夜地不见天日；
三次梦中我成了奇特的
一次相会的根子和花朵。

纯粹是盲目高度的侵袭
或者掀起死者的面幕，
为了给我不忠诚的颜面
以它们某一个的状貌。

啊，曙光！那么炽热
其姿态如同献出空杯
那一天的那个可厌斟酒者！

今天早晨，严肃的幽灵，
我已经骑上了有翼的光
以我的鞭策催向生命。

——选自《野蛮的心》

神秘，是一个声音……

神秘，是一个声音
来自逃逸的卑贱的水
冲破了活跃的风
直至一阵哭泣的泪。

最疯狂的花朵
在绝对的岸边笑，
月儿在思索
那么孤独如果我思索。

我属于谁？属于这火
没有痛苦也没有骄傲，
夜晚的白白错误？

然而，是你喊声的
深沉形体，大地，
却是最最并不纯洁。

——选自《野蛮的心》

我愿我们就是夜晚……

我愿我们就是夜晚
也是我们的夜晚，在人世间
如同阴影，也如同野兽
赤裸裸地追逐快乐。

在你我的胸怀之间，
空气带着浓重的咸味；
我们在深不可测的泉源上奔跑
我们在被遗忘的岛屿上点缀。

我们可怜的生命，象光亮
一般明智，扩展成为一朵
热情的黑暗的花。

在冒险中都会得改变：
如果你看我，那就并不是我；
如果你笑了，你就并不齷齪。

——选自《野蛮的心》

福亚克斯

约瑟·维森斯·福亚克斯 (Josep Vicenç Foix), 1894 年生于萨里亚镇。后来该镇划归卡塔罗尼亚, 如今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诗人至今仍然居住在家乡。

福亚克斯的创作, 可以以他自称为“1936 年的群众灾难”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青年时期的福亚克斯是一位宁静的然而积极的先锋派, 编辑刊物和杂志。1926 年至 1929 年之间, 他与约瑟·卡博内尔一起创办《艺术之友》杂志; 1931 年至 1936 年之间, 又主编《群众》杂志。

福亚克斯与萨尔伐一帕帕塞、若亚金·福尔格拉齐名, 是卡塔罗尼亚的三位重要的先锋派。福亚克斯与超现实主义关系密切, 是达里、米罗、蒲涅埃尔等人作品的热情宣传者。他也是宣传卡塔兰文化的积极分子, 包括民族主义政治。因此, 他于 1934 年写成了《卡塔兰革命》一书。

然而福亚克斯与先锋派的关系也是相对的。他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一方面与艾吕雅等法国先锋派诗人密切联系, 同时也向普罗旺斯和意大

利文艺复兴之前的诗歌传统努力学习。他的这种文化折衷主义，有点儿与前不久美国诗人埃斯拉·庞德的主张相似。

1939年以后，福亚克斯埋头创作，但是并不发表。到1947年，他才发表了杰作《孤独，穿着丧服》。之后，就接着又出版了好几本诗集。这些作品都十分凝练，如果不了解他的幻想根源和他的现实背景，初读的时候往往很难以理解，其中有许多是在内战之前于同一地点所写。同时，从1948年起，福亚克斯每年圣诞节给一位亲密朋友送一首贺诗，其中十二首，后来编成诗集《十一次圣诞和一次年终》，于1960年出版。

首先把福亚克斯的诗翻译成卡斯蒂利亚文的，是恩里克·巴杜萨。他于1963年在马德里出版了福亚克斯的《抒情诗集》。毫无疑问，福亚克斯是卡塔兰诗人中间自奥西亚斯·马尔克以来直到今天最突出的也是最“新型”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因此也在国际上最著名。福亚克斯自己这样说：

“我写作总是远远离开各种教条和规则；我也从不去考虑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苏联人是怎么写作的。其他人的风格和修辞方法几乎从来对我没有用……诗人应该都知道，每一首诗就是一声自由的呼唤。”

福亚克斯诗作目录：

《孤独，穿着丧服》：1939 年（实际上到 1947 年才出版）

《不真实的终结》：1949 年

《留下钥匙的地方》：1953 年

《十一次圣诞和一次年终》：1960 年

《把这些书放进下面的抽屉》：1964 年

《诗集》：1964 年



丢弃的足迹，死亡的大路……

丢弃的足迹，死亡的大路，
港湾里，海滩上，没有阴影的阴影，
最疯狂的拐弯处是灰烬的山丘，
门口和窗口是爱情的战利品。

你把我的躯体，我的小疯子啊，
带到什么地方；它不怕风暴，
不为变化着的景象，也不为死城里
成千上万的幽灵而惊讶？

我不知道这片黑暗的大地上
喜欢孤独生活的人符合什么范围的
不同的表情和脚步。

难道不存在牢狱或营房如此坚固，
也没有最险恶的大海上的舰船，
把我更加地奴役而造成更多的自由？

——选自《KRTU》(散文集)

孤独，穿着丧服……

孤独，穿着丧服，一件旧外衣，
我时时寻找黑暗的孤独，
但无知的草原，黑石的山岭，
无底的深渊，都狡猾地把我耽搁。

我说：我在哪里？在什么老朽的土地上
——什么死去的天空下——或者沉默的草原上
——你发疯地在游荡？我要以浪的脚步
走向哪个不相识的星辰的奇迹？

孤独，我就是永恒。数千年的
景色在我周围，奇怪的不再使我奇怪：
我觉得我是这里的子孙；在没有村落的荒原，
或者积雪的峰巅，我重新找到了
我从前所在的地方，以及上帝用来
捕捉我的陷阱。或者也就是魔鬼的骗局。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蓬头垢面，赤脚，流浪汉……

蓬头垢面，赤脚，流浪汉，

在黑暗的日子，在荒凉的海滩，
独自徘徊。想象着没有生气的
外貌，既无声望，也无名字，更无他的画像。

站在他的坟墓前面，我以
敞开的头脑，看见了罕见的人物，
它们不明确的影子上有一条血流；
它们的形状铭刻在夜晚的天空。

常识，叹着气问
我是否看得清楚。那些凄惨的形象
是在我还是在狂暴的自然？

而我仍然以上千的问题自问：
是虚构——十分真实！——是要把
思想奴役，还就是它的天国之路？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我喜欢在古代的城墙
上随意徘徊……

我喜欢在古代的城墙上
随意徘徊，傍晚来临时
到一株月桂下，粗犷的泉水边
去回忆退却、围攻和战斗。

我喜欢一大早，拿着钳子和扳手，
去寻找无用的齿轮箱或者
轴心不能转动的轴承，
到平坦的柏油路上开动。

升上山岗，下到幽谷，
快速地越过浅滩。新的世界啊！
我也喜欢菩提树那样的影子，

古老的博物馆，模糊的圣母像，
以及今天的绘画！完全是任性：
现代使我兴奋，古代使我热爱。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我不找也不爱那个
流浪的人……

我不找也不爱那个人，他流浪
在冷漠的湖畔或者石膏般的荒原，
满身尘土，在宽阔的大路上，
狂热地呼喊：“我往何处去。”

他用哭泣的诗句拒绝自己的家庭
和命运的浮华，把自己变成远方
没有形状没有色彩的一个乞丐

或者走不通的道路上的朝圣者。

然而我找的我爱的人却说：“就是我。”
他有家，有祖国，有工作；
他承担责任，尊重严格的律法。

太阳升起时，在自己的地平线上，
他举起匕首，保卫自己的利益；
他是旗帜在思念着的可靠的主人。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既不是偶然也不是骗局……

既不是偶然也不是骗局
把我的祖国变成甜蜜的大地，
在那里我生活也想着要死去。
不是船只也不是兵器使人非得去冒险。

封闭的疆界，唉，完美的结构，
从那海到日落的西方，直至高大的山
——比利牛斯的森林——我的人民在流浪：
为了“她”心儿都在未来的斗争上。

美的大地：那海就是你的标记，
你的伟大首领们为女神加冕，
奉献贡赋，有一天名扬全球。

轰轰烈烈的世系啊！不光彩的奴役
变得十分丑恶：热血和坚定必将
回复进思想而把你救赎！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死胡同里，紫色赭色之间……

死胡同里，紫色赭色之间，
与落日一起，你由远而近；
鸟儿沉默了，以及泉水和钟，
随着你的脚步花儿在枯萎。

石头的眼睛哭泣的心，
我是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房屋的路人，
带着最高平原的财产，
新世界的特殊囚犯。

我热衷于欢乐，但是痛苦给我抚慰，
在灾难的时刻。你，懒懒散散，
没有明日也没有前途，是一切的猎物。

不朽的材料根子和花朵，
统一的形状带着思想的种子，
你在我的血肉里就是不变的现在。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在石块和瓦砾中间我寻找发光的東西……

在石块和瓦砾中间我寻找发光的東西，
榛子已经在秋季的道路上消失。
我穿得破破烂烂，活象对一切
都顺从的穷人，洋溢着骄傲。

我走向我知道不会开启的大门
走向倾圮的房屋，没有灶火没有谷仓；
我苦苦地哀求一点儿的剩余，
我宁愿走捷径而不走宽阔的大路。

我以芦荟为生，凄惨可怜，
幽灵在残酷的夜晚升起于
我自身的撒谎的狱卒。

我在那但愿您不在的地方到处呼喊您；
我自身的悲叹成了一种乐趣，一旦
逢到了一个通向赤裸田野的无用出路。

——选自《孤独，穿着丧服》

虚假的摩天大楼面向大海。她和我走在一条高出公路许多米的特殊人行道上。在那天夜晚的阴影里，我们寻找我们的命运之星。树上的枝条，我们以为大概已经迷失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之间，却是被大量的迟来的雪压弯了。我们相互告别，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住了嘴巴

在看不见的棕榈的阴暗沉沉里，
在船只和委垂的船帆之间，
秘密的月光和泡沫的深渊，
敞开于露珠的魅力之上。

远处的天空在渔网上逐渐晴朗，
海盗在铺砖下面掩藏着黄金，
混血女郎犹如梦游的珊瑚，
墙上的镜子映照出她们青春的肚皮。

你我走过这条奇特的便道
——这一夜，又一夜，甚至再一夜——

在难走的岩石嶙峋的裂缝边，
长出迟迟开花的新的灯心草。

你我闭上眼免得迷失了路，
赤着的脚追踪着静寂，
衣服上绘着粗大的名字，
以不幸的字母去甘冒危险。

心儿沉默着，树木却落下叶子
带着咸味的声响落到湿地；
思想沉默着，一颗星星瘫痪
——在把我们从深沉敞开的夜
转变到不变的夜的黎明——
我们被未知的脸所窥探
——昨天和今天，这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

在颤抖的草原和火花四射的松林
一旦梦把唯一的花朵开放
安波丹人，他们的神示和酒神^①
——新收获的麦子和日晒的隐居地——
恐惧就在沙地上挥舞起手臂。

① 卡塔罗尼亚所属赫罗纳省地名。

甜蜜的呻吟勃发自荒漠，
天空中燃烧着鳞甲的火光：
高贵的手，顺从地覆盖着我们
以没有雄蕊的花粉的颤抖
那些穷人的昏迷中的胚胎和露珠。

你我在踌躇不决的表面迷失了，
置身在暗影和坚墙之间，那条我们
使劲地寻找着的秘密街道的街心。

——选自《不真实的终结》

在帕尔马斯·德·奥罗^①，我们
保存着在羊群和海湾里漂泊的
人所战胜的法老的石头眼睛

你们的眼睛没有树木没有微风，
你们向我伸出手，手里三十颗石子；
——让我孤独吧，我是在繁殖，
我把水和叶搬到墓穴里晾晒。

① 卡塔罗尼亚地名，意即金色的棕榈。

我自知不幸，然而，我在清新的
草原上那黎明的农庄里孤独地再生。

你们不是——不是这样！——声音对你们
重新成为唯一的声响，你们害怕得颤抖，
以致那另一个声音，象波浪的变调，
象石块永恒，也在祈求孤独。

我来自明净之水的激流，
我在普遍的沉默中发出一声哀叹。

我看见你们站着装作显得人多，
涂抹了脸，穿着预言的鞋。
充满血丝的眼睛在泥盆上面
向着灶神以及其他神祇，还有凯撒，哀哭！

我的眼睛，就是我的，不是你们的，
在永恒的夜晚坚定地站着。

垂死的你们，笼罩在即将熄灭的光辉里，
伴随着如泣如诉的乐器的土风乐声；
你们在梦的工场里还在设计着
一个是黑是白的暗淡的未来。

我知道你们在无情的塔里睡眠，
而我，却是崇高的高原的源泉。

为了给奇迹鼓掌，你们制造错误的手，
低下脑袋，一起在广场上竞技场行走。
你们毫不谨慎地唱着黄昏的歌，
在雾茫茫的郊区的树叶丛中。

我却要在羊圈和海湾里孤独地唱，
以古老的风格和叹息唱大家的歌。

你们狂热地到海岸边聚集到一起，
赤裸裸地发出肉体上太阳之芽的
那种臭气，没有消耗，也没有种子，
向着绝对，向着疯狂的奇特片刻。

大海啊，你是孤零零的影子的幻景，
敞开你的纯净的渣滓的深渊吧！

你们伤残圣像，又以它来安慰自己；
你们用光亮的金属铸造坟墓和台座。
收集起尸体为了免除他们的痛苦
一个人的战利品也就为所有人所有。

在金棕榈，我们在黑暗的沙地上
还保存着被征服的法老的石头眼睛。

——选自《不真实的终结》

我伸直冻僵的身体，打开了那些
藏着我从来记不得什么时候写的
数千首诗的抽屉。比拉尔向我保
证——那是在一个荫凉黄昏，天
空在闪闪发光的嘴唇之下——她
都念过。那些抽屉里都是挤得紧
紧的硬硬的手；它们伸出来，怀
着奇怪的意愿，跟我的手相握

哪片凶险的海上，一艘帆船覆没，
把横桁上萎靡的船帆下面那些
昏昏沉沉的鸟儿都带到了苔藓之下。

——在灰烬之中，我们剥掉丁香的叶片。

哪个黑暗无光的洞穴里，生存着
隐藏根子和流水的财富的贝壳，
令人想起舞蹈以及树样高的芦苇。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践踏影子。

哪个无人知晓的院子的闭锁旧宅里，
我们听见了暖和的棕榈树枝上
飞舞的昆虫唱着天国的痛苦的歌。

——在狭窄的路上，我们熄灭了灯笼。

哪家酒店的角落里，遥远的多少世纪以前，
我们品尝新的酒浆，而成了化石的风琴
那古老大理石的琴声仍然使我们迷惑。

——我们被幽魂的面具所惊吓。

哪座古老的悬崖下我们起劲地跳舞，
伴着摇晃树林的夜间的叹息
以及月光下人声和水手歌声的回应。

——我们在渔网下藏起了身子。

哪条街道上我们听见了海藻的喧闹，
向我们告别，却不说一句话
在光辉明亮清晰的症状之下。

——我们戴了崭新的手套，检验着珍珠。

哪间古老平原上的厂棚里
装饰着玫瑰花冠，而穿着夜间衣服的
我们，双手颤抖地抚爱着铁鸟。

——我们发动了引擎，然而没有希望。

哪个喷泉失去了凉荫
赤裸于夏季敞开的夜间，
让灶神向着石刻的神祇哀哀哭泣。

——我们绑住了眼睛在歌唱人生的不幸。

哪座墙头在不知钟点的夜间
我们写上了弄不明白的名字，
还画上了纯洁的死去的光线。

——我们用完整的嘴巴把清漆搅浑。

哪个拐角在灰白的道路上
有孩子们骑了脚踏车纵身跳入
清晰的岩石层，那空气的深渊。

——我们用迷人的魔水划着十字。

哪只抽屉那么深，我寻找着
从未写过的诗，记得是
皱巴巴的纸，虚假的字。

——我握着瓷做的象牙做的手。

——选自《不真实的终结》

我来到那个村庄，大家都向我招呼，我却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朗诵我的诗时，躲在树后的魔鬼嘲弄地叫我，在我手里塞满了剪报

那个村庄叫什么，
塔上满开着花朵，
还有河流和浓荫？
我把钥匙留在哪里？

人家对我说：你好！
我就半裸着去了；

有的人跪倒地下，
有的人伸手跟我相握。

我名叫什么？我自问。
我看着赤裸的脚；
在酒囊的影子里
闪亮着一滩鲜血。

牧人给我一本书，
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长着一把大胡子，
——系着围身有什么用？

广场上那么多人！
大概等的是我；
我向他们念诗，
他们笑了，四散走掉。

主教给我奖赏，
乐师停止演奏，
我想回我的家，
然而不知道在哪条街。

如果一位姑娘吻我……

我得担任什么职务？
如今大门都已关闭，
我都不认识哪家旅馆！

一片碎报纸上面
印出了我的相片；
树木都排成了行
在广场上为我送行。

——收音机里怎么说？
我又冷又饿又害怕；
我要给你买一块表：
哪一天是你的命名日？

我到了老泉水那里；
长凳都已经搬走；
如今我看见那个魔鬼
正在角落里等候着我。

——选自《留下钥匙的地方》

我赤着脚，走在两排黑色烟囱
之间的石灰地上，一边读着最
新的消息。但是翻开报纸，报
纸却是冰冻的

用烟雾的厚墙包围千百个园子——什么轻轻地
飘荡着的温柔音乐（正在以甜蜜的脚
踏出什么舞步，抚慰着远方
太阳下的土地，那肉欲的帝国？）

用烟雾的钥匙闭锁一切房屋吧——什么明晰的
小径上，往昔的阴影下，发现悲伤而贪心的
苦恼的钟点里我失去了知觉？烟雾的匕首
刺伤了无知觉的肉体——那么厉害。

在死寂的街道上，打开报纸。什么冰冻的翅膀
伸展在大海的镜子里，天空上！凉荫的旷野，
没有溪流泉水，只有荒漠和肉体的光芒之上的
烟雾阵阵的浩瀚波浪。

——选自《留下钥匙的地方》

我来回地在城墙周围奔跑，后
面跟着一队迷信的煤矿工人

给我一盏灯——马匹在哪里？

给我坚硬的煤炭和发亮的石膏。

给我月亮的城市和黑夜之墙。

我就是疯子，被禁锢着，穿着爪子的服装，
眼睛里流出植物身躯的鱼。

阴影降临时，我审视着

一群看不见的吵吵闹闹的信徒；

香客们施着符咒，为人们消除涤净

身体上天鹅绒般白皙皮肤

下面显露出来点点暗影似的

黑色癍疤的疑虑；

自我鞭答者十分悲惨于梦的汇流

受阻于苦行衣服的缠绕；

牧人们置身于星辰的畜栏，

成了一阵翅膀旋风的俘虏，

因为得到了水的语言的知识而冻僵；

植物学家在影子的风里走错了路，

在夜间炭火的呼啸冲击下

以会议的吵闹声采集着草药；

教士们在琉璃泉里受着折磨，
用绳索的丛林和古老的潮汐
打扮成围攻的几内亚人的颜色，
而地下圣殿的深处，黑女人在哭泣，
穿着猥亵衣服的秘密的商贩，
带了漂亮的情妇出没于
有着各派信号的暴乱的
港口船坞的灯心草丛里。

除了我，谁是至高无上的祭司？
我们不是徒劳地，在城墙的洞穴中
寻找那难以解释的神的数据。

——选自《留下钥匙的地方》

在地铁车站入口，我看见马尔
塔捆着手脚，被野蛮的关吏押
上去国境的列车。我想对她
笑，但是一个民兵把我带着跟
他一起走了。他放火烧了森林

阳光下，月台上玻璃的阶梯
那里光明的列车驶向开阔的海滨，
在透明的墙壁和葡萄藤般的珊瑚之间

喧闹的树枝丛里有眼睛明亮的鸟儿在飞。

是你吗，这座岛屿亮白曙光上的朝霞
——目光如流水，专注于天然的声音——
在玻璃丛里刻划了湿润的再见，
用的是夜的种子为了做一个敞开的梦？

你远远地离开了欢乐，去向那片
荆棘洞中躺着酒醉巨人以及
嶙峋怪石上蹲着枯干苍鹰的神秘海岸，
去向那片隐秘的夜曲中被神所践踏的海。

我赶不上你，我沉睡着，看不见光，头脑糊涂，
穿得象个小孩，没有声音也没有辎重，
夹在两副状貌的狗执着的铁锹中间，
结束了护照，心在流鲜血。

你带走了山岭、河流，星星的池沼，
深沉的箱子里清新的阴凉水泉；
从燃烧着的山岭上，一名守卫阴沉沉地
叫我奇怪的名字；他的手却说的是“否”。

空旷的地方，到处都有放荡的旗帜在飘扬。

——选自《留下钥匙的地方》

我们是三个，咱们是两个，只剩
我一个，我们什么也不是……

我们是三个，隐蔽地，在阴沉的葡萄收获日，
眼睛看见的是大海，双手沾着葡萄汁，
这时候丛林流出的盐水在沟渠里冒蒸气，
山上爆发出一个孩子的一阵号哭。

咱们是两个，躲藏在星星的岩石下，
心里流着热血，没有标枪没有投石器，
这时候荒野在燃烧，松脂在垂泪，
灯塔的田畦下潜伏着沼泽。

只剩下我一个，黑沉沉地在古老的影子里，
模样像船坞上的另一个影子
在张开的网罗下，那里配佩着
发烧的黄昏中人们的美梦。

我们什么也不是，愚昧无知而众多，
一旦惊恐如雨落进片片沼泽，
那另一个，纯洁的一个，不操舵，不张帆，
就拔起锚，目光远大地驶向光明的瞬间。

——选自《留下钥匙的地方》

她想单独留在旷野的旅店里，
却把钟点搅乱了，梦就流了血

你带着满身洋洋自得的羽毛

于明显的黑暗中进入了黑夜

——这时候母狼嗅出了踪迹

平原上的流水也已经平静——

你在星辰的喧嚣声中打开窗户

思想赤裸裸的而阴影正好汇合

——这时候悬崖的岩石在萌生——

深谋远虑地嗅着杜松子树

用厚实的法兰绒抹掉了符号

我看见你默默地待在一间房间的荒漠里

身上穿着金同时还榨着蜜蜡

——这时候梦流了血，时间变成了网眼

魔术师践踏着仁慈的湖泊——

你孤零零地单独一个在旷野的寒霜下

——这时候圆周里灌满了油

祈求着的花朵终于在禁闭的篱笆开放——

你从收获者的死亡得到了生存，唱起了歌。

——选自《把这些书放进下面的抽屉》

无益的渴望

我要鞭笞你那萎靡的肉体，
疯狂的女酒神！

你们的深色衣服，
是遮蔽身躯的黑色纱幕，
你们垂死的声音在死去的苔藓下面，
伸长的胳膊指明着出路。

别采摘星辰的花朵，求求你！

明亮的岸边有许多石砾
妨碍着我，叫我等待很久。
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知道不要脸皮，
我的忿怒是骗人的
欢乐的火焰就在开阔的原野上我的身边。
有一天来到的影子的影子里
——那不朽的渴望——我嘴唇的花粉
肥沃了你们肉体的盐分。
黎明的使者，纯洁地，从远处
展翅而降临，如同泉水一样温柔，
始终以露水滴着

我的颤动地张开着的这双手。

——选自《把这些书放进下面的抽屉》

死者的脸发出落叶之声而坠
下，然而师傅们并不停止工作

事业里隐含着生活的乐趣，
而垂死的头脑却早已昏迷；
坚强的胳膊建造着荒唐的围墙
——我们有破烂的广告牌作屋顶来遮住蓝天！
我们都向着天窗外面张望。
我们都把脸俯下，痛苦地；
你的眼睛，我的眼睛，你们的眼睛，
都慢慢地闭上了，怀着入梦的恐惧。
如果给我们手，我们就不致于害怕
也不会有向石膏上抛来的
那么多死去的脸，
也不会无知无觉地工作着的师傅们的
沼泽、废料和绳索之间
没精打采地跑过去又跑回来。

——选自《把这些书放进下面的抽屉》

天色黑了，我们看着卫兵
房子上活跃的皮毛

蒸气弥漫着花园；
根子收集着机密，在地上，在墙头。
两者，与夜间的黑色沙滩上
被抛弃的皮毛的画像一模一样；
我们友善地投降了，在这受骗的钟点。
小马在畜群里欢腾，
诞生在凉荫里也在凉荫里养育，
而村落都晒得焦黄。
天空那大象般的皮毛上
星辰铺展开它们的空中之路。

——选自《把这些书放进下面的抽屉》

萨尔伐—帕帕塞

若安·萨尔伐—帕帕塞 (Joan Salvat—Papa-sseit), 1894 年生于巴塞罗那。他的父亲是一名水兵, 死于海难。他在海军的孤儿院里度过童年, 后来进了教会学校上学。十五岁当了药店的学徒, 后转到雕刻作坊当工人。

1910 年以后, 萨尔伐—帕帕塞由于勤奋自学, 思想上开始成熟。他阅读易卜生、尼采、高尔基、克鲁泡特金等作家的作品。1914 年, 他参加了期刊《悲惨世界》编辑部的工作; 这个期刊当时被批评为是具有进攻性和诽谤性的社会舆论。同时他也为卡塔兰社会党在雷乌斯出版的机关刊物《社会正义》撰稿, 使用“高尔基亚诺”为笔名。1917 年, 他又创办《人民之敌》杂志; 这个刊物被称为“社会动乱之叶”。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 他不得不作辛苦的体力劳动谋生。有一段时期, 他甚至在巴塞罗那港口码头上充当国外进口木材的搬运工人。这些情况, 在他的诗作中都有所表现。

萨尔伐主要是用卡塔兰文进行诗歌创作, 但是他在《悲惨世界》和《社会正义》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却是卡斯蒂利亚文(后来收集为文集《工厂的烟》，于1918年出版)。1917年，他结了婚，但是同时也开始显示出染上肺结核的症状。

1919年后，萨尔伐发现病情日益恶化，决定专心写诗，以争取时间。他在一家画廊的图书室里找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然而还是不得不经常住进疗养院。这种心情，他在著名的《对明天的挂念》一诗中有很真切的描写。

1924年，萨尔伐——帕帕塞不幸夭折。他的诗歌作品是属于卡塔兰诗歌创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繁荣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尽管他与巴黎、罗马的先锋派文学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经常和马里内蒂、高梅斯·德·拉·塞尔纳、吉列尔莫·德·托雷等互相通信，以及跟西班牙的几位极端派诗人有着个人友谊，他的诗歌却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思想内涵。

内战结束以后，又经过了多年，萨尔伐——帕帕塞的诗歌全集终于有可能在1962年出版。评论界对他的创作的新的估价，引起了卡塔兰人民的热烈反响。

萨尔伐——帕帕塞诗作目录：

《赫兹波的诗》：1919年

《港口的放射性和海鸥》：1922年

《阴谋》：1922 年

《星辰的功勋》：1922 年

《嘴唇上的玫瑰的诗》：1923 年

《小熊星》：1925 年

《若安·萨尔伐—帕帕塞诗集》：1962 年



酒 店

桌子上放着

一瓶亚瑟·戈登·皮姆^①

拔开着塞子

坡^② 在天花板下

瞧着我

我不禁颤栗 看见了他

吊着的灯

使他受苦

如今书阖上了

酒杯滚落到

地面上

滩滩酒渍

上议员威士忌酒店

如今坡歪斜了 已经醉倒

——选自《赫兹波的诗》

① 英国牌子的酒。

② 即美国作家爱伦·坡。

油 毡

我就在这时候登上了

印度的独木舟

(请写信到西方来给我

我利用一切

抹掉我的亲友对我的记忆)

如今我的女人放心睡觉

要来的儿子

可不象别人那样

在炉灶上

排队

尽管有一颗星星发着亮

我仍然把战斧夹在腋下

一位年老书商

走过

带着诗歌

都没有出版过

——因为我不能脱身
如果不先把书商扼死

——选自《赫兹波的诗》

圣 诞

我感到夜间的寒冷
以及隆隆的鼓声。

那是一群小伙子唱着歌走过。

我听见装芹菜的大车

花斑马儿驾着

随了前面的车辆，都在驶向市场。

我的一家，在厨房里，

坐在做饭的炉灶旁，

煤火烧得正旺，鸡已经退掉了毛。

现在我抬头望月，仿佛月儿更圆；

家人收拾鸡毛，

已经在想着明朝。

明朝的餐桌上我们会把穷人忘掉

——穷得跟我们一样——

耶稣也该已经诞生。

他会在饭后点心的时候看我们一会儿，
看过我们以后，他就开始哭泣。

——选自《港口的放射性和海鸥》

星 期 日

港口的海鸥

今天飞得格外高

几乎是在翱翔：

“马利亚·安琪儿”号上

年轻而顾长的桅樯

在太阳的金球下

倾听它们寂静的翅膀的透明声响

面向太阳

那千百烛光；

以及一面小红旗指示着飞行的方向。

帆船靠着宁静的码头

正在做着大西洋上的美梦：

小贩推过满车的橘子叫卖。

——选自《港口的放射性和海鸥》

对明天的挂念

如今我病在

床上，

我感到十分幸福。

——明天我会起来，也许，

这就是对我的期待：

明媚的广场

开满花的篱笆

阳光下，

月光下，到晚上，

送牛奶来的小姑娘

疯狂的小脑袋

镶了花边的

小围身，

还有清新的满脸笑容。

还有那叫卖报纸的小男孩

跳上电车

又跳下来

撒腿奔跑。

邮差使我苦恼

如果他走了过去而没有留下一封信给我

因为我不知道

他带着的别的信里的秘密。

飞机在天上飞过

也教我抬起了头

仿佛一座高坛上有人在把我呼喊。

街坊上起早的

妇女们，

急匆匆上街去集市

手挽黄的菜篮子，

回来时

装满了卷心菜

有时候还有肉

或者是鲜红的樱桃。

后来小铺的老板

拿出来咖啡磨子

开始把摇柄转动，

招来了一群姑娘

他问她们：要买什么？

姑娘们嘻嘻哈哈

开心地笑着

说是他转着的磨子里出来的香气。

我们街坊所有的孩子

都吵吵嚷嚷因为已经到了星期四

大家不用去学校。

驯顺的辕马

车夫瞌睡在

大路上来回摆动舞蹈的

帆布篷下。

多少天来没有喝过的酒。

还有面包，

在桌子上放着。

嫩黄的杂烩，

冒着热气。

而你们，朋友们，

因为你们来探望我

我们见了面，多么幸福。

这一切都期待着我

如果我起床
在明天。

如果我不能起床

永远不能，
这就是对我的期待：
——你们留着吧，
为了看看一切是多么美好，
那生命
那死亡。

——选自《港口的放射性和海鸥》

给 我 手

给我手，让我们走到十分临近
搏动的大海的

岸边，
我们有对付一切事情的措施
唯独没有告诉我们要继续相爱。

远处的船只和岸边的船只

装出一副谨慎而忠心的模样，
对我们不看一眼，
却用心不在焉的掠夺者的
缓慢目光探寻新路。

给我手，脸颊藏在
我的胸前，不要害怕谁。
棕榈给我们凉荫
海鸥在明亮的太阳下带来的

却是使得爱情以及海边的一切
都发苦的海水的咸味。
于是，我吻着你的面颊，
热吻给我们送来爱情的欢乐。

给我手，让我们走到十分临近
搏动的大海的
岸边，
我们有对付一切事情的措施
唯独没有告诉我们要继续相爱。

——选自《港口的放射性和海鸥》

告 示

新卡斯蒂利亚

旧卡斯蒂利亚

奴役和叛变。

脓疱出现在额头和眉心

疼痛就越来越凶。

脓疱出现在山陵和平原

就是想发号施令。

新卡斯蒂利亚

旧卡斯蒂利亚

死神就站在身边。

伊比利亚的人民，

加利西亚人

巴斯克人！

新卡斯蒂利亚

旧卡斯蒂利亚

——如果我们手拉手地团结——

就象如今命令我们这样

这种事情早就不会发生。

——选自《阴谋》

回 归

天连海

海连天

加拉夫铅灰色的海岸^①

田野和山岭仿佛把海洋怀抱

——谁离开了卡斯蒂利亚就不想回归

屹立着守卫的蒙特霍伊克^②

港湾里林立的樯桅

风的火炬——都在向一座城市致敬

它的核心是一条林荫大道

还有火焰

和热血

它的校场是一座运动场

活跃着铁饼的投掷手

无数向着风的箭矢高声山呼自由。

——选自《阴谋》

① 巴塞罗那郊外地中海的沿岸。

② 巴塞罗那城内的山。

批 评

——我想爱上一位
带着袖珍手电的先锋派女士

我没有看见硝酸
却看见了她的眼睛

她脱下了衣服 露出一身
铝条做的胸衣

我看见了她胸前的两颗樱桃

——她的牙齿闪亮着
犹如水银

然而我却咬着她的嫩肉嘴唇。

——选自《星辰的功勋》

蓝 旗

一面飘动的蓝旗

在远处——

那是你爱情的帷幕在凉晒

如果我们向它

坚决地

立即靠近

我们就如同穿着节日盛装的士兵

你走到窗边

如果你看见一只快活的燕子飞过

我们就会想随它而去：

——你笑得那么高兴

简直如同一阵急速如雨的铃鼓声音。

——选自《星辰的功勋》

一大早的时候

一大早的时候
第一位邻居下楼来
虽然天还乌黑着
我在床上
听见他

小心翼翼的脚步
以为是一个贼

那个贼下来了
已经干了一件勾当
数着同样的脚步
——有时候在暗中
摸索着楼梯

急跑

现在已经到了楼下
他拔开了大门
里面的门闩
如果在宁静里听见
却仿佛在那里停住

似乎在把偷来的衣服
往花圃里藏匿
——一个漂亮的小包
而且崭新

上面的阳台门打开
是安托尼亚在嚷叫：
——爸爸，你忘掉了
装午饭的背包！
上帝保佑我
真是个老糊涂

仍然是一片寂静
闪着亮的疾雨
乱打着石板的街道

——选自《星辰的功勋》

爱的任务

如果你要快乐你就不要省略接吻，
因为爱情的享受不能忍受节约。
你就吻吧，然后，她也吻你，

经久的爱情就在嘴唇上悬着。

切勿吻得像个奴才或者信徒，
而要像旅人吻着冒出的清泉。
你就吻吧——热情的祭品——
烧得越是热烈吻得越是忠诚。

你的面颊没有另一果实在呼吸
你就死了那该怎么办？
你就吻吧，在胸前，在手上，
爱人或者情人——都是最高的顶峰。

你接吻时，就像喝治疗畏惧的酒杯，
你就去吻脖子吧，那是最美之处。
扑上去吻吧

如果你还有所留恋
就再吻一次，让生命就此结束。

——选自《星辰的功勋》

箴言

我们把那些从来不逃跑的人

把那些只要接个吻就能囚禁的人
编成了队伍，

我们把那些打碎犁头的人
把那些只要再接个吻就征服的人
编成了队伍，

我们把那些突击队的士兵：
把第一个吻给人的第一批人
编成了队伍。

——选自《星辰的功勋》

离开城市

我要离开那个城市它使我和爱
以及我的船

港湾

衣袋里带着的红色伏特表都疏远——

轰响的公共汽车
以及最最美丽的鸟

飞机

我要引诱那个姑娘她如今来了就对我神魂颠倒
我要对她说酒杯如何值得留恋
——我的胳膊抱着她的脖子——
我要看我如何扔出我的笔而不使它折断

我会变得脸色苍白如同一个婴儿
嘴里要说：真是淘气捣乱
——那张吸引着我的嘴巴等于是一颗松果。

——选自《嘴唇上的玫瑰的诗》

因为你来了

因为你来了，丁香才开花
它们把自己

嫉妒的幸福

向玫瑰诉说：

瞧那姑娘光采胜过了你
美丽而出众，面貌黝黑。

那么年轻迈着迷人的脚步
——谁喜欢瞧着谁就认不出她。

因为你来了,如今我又坠入情网:

念着你的名字

还把它向云雀歌唱。

——选自《嘴唇上的玫瑰的诗》

爱 情 万 岁

我给予我女友的爱情万岁!

她新鲜而漂亮犹如快活的五月!

爱情万岁

我呼唤她,她就来啦

——那么洁白就像鲜奶。

她也同样想望着的爱情万岁!

我喜欢她我也占有了她

爱情万岁!

——选自《嘴唇上的玫瑰的诗》

手风琴夜曲

要知道：我曾在码头上看守木材。

你们不懂得

是怎么回事

在码头上看守木材；

然而我看见过大雨

瓢泼而下

落到木桶上

惶惑无奈的雇工瑟缩在板材下面

佛兰德斯方木下面

柚木下面

还有神圣的雪松下面。

等到警卫们窥见了黑夜

天上的苍穹变成一条隧道

车皮上没有了一丝亮光：

我就用星星燃起一堆火在狼嘴上。

你们不懂得

是怎么回事

在码头上看守木材；

然而所有的流浪者的所有的手
如同一只轮子
都发着誓紧紧围住我的篝火
而且仿佛奇迹那样
冻僵了的手又变得灵活自如。

杂乱的脚步声在浓雾里消失。

你们不懂得

是怎么回事

在码头上看守木材。

你们不懂得船只灯光的祈祷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犹如阳光下面的大海
而并不非得是蜡烛。

——选自《小熊星》

情 歌

雨打葡萄园

打得葡萄成熟

把葡萄变黑，磨亮，充实：
等到太阳出来
小小的两串葡萄就象你的一双美目。

——选自《小熊星》

我最喜欢的职业

有些职业很美好因为它使生活快乐。
你瞧 当木匠
——拉着大锯
 锯成了根根板条
每流一滴汗就做成一扇窗户。
飞舞的刨花里拼得出一张案桌
如果你高兴，一根胡桃木就架得起一座棚子。
走路最最安全保险
就只要踩着黄油颜色的锯末。

还有铁匠 啊，当铁匠去！
不知疲劳地锤打：
锤打该锤打的吧，弄脏了手指头吧
然而锤成了使我着迷的阳台和铁栅
锤成了风向针上的公鸡

在夜间守望。

他们是强壮的人

也是干活最多的人。

还有船坞里呢？ 哈，那些修船工！

整个港湾都活跃了

因为他们的敲击传遍回声。

他们说，多一下敲击就多打一条鱼

——一条周身蓝鳞的金尾巴的鱼。

只见许多海鸥绕着船在转

仿佛悬在甲板上

带来了光辉。

也有一种职业

节日般的职业 那就是粉刷墙壁的工人。

如果开头没唱歌，那是由于没刷上图案

如果歌唱得好，地板就格外鲜亮。

从天花板上猜猜

就能使他们唱起了歌。

他们都身穿长长的工作服

染满了各种颜色。

还要向你

讲讲瓦工的职业

瓦工们懂得

如何建筑房屋。

砌一道门廊和砌一座烟囱是同样的工作

——如果他们愿意

没有梯子

也能上到房顶。

他们砌成阳台远眺大海

——砌成窗户可以看见山丘

塔尖

台座

以及尖顶的卷拱。

他们两手空空地走了仿佛没有干什么工作！

唉，那些根据耶稣的一句话而建造的房屋啊！

——选自《小熊星》

噩 梦

远离了城市，怎么休息

——而且多么焦急

夜半有声音把我惊醒：

我睡得这么坏，如今唱起歌来的钟楼

使我觉得仿佛在召唤全世界。

直到十二点，每次钟响
都留下袅袅回声，宣告时间的反复。
如果白天开始，人们即使起身
却不努力干活，又怎么办？

寂静中，枕头使我振奋——
我看见一颗星，周围还有上千
然而我看到的独有一颗，因为它也看着我
而且和枕头一起使我重返梦中。

梦中，我在城市里
进入了半夜

如今我在听着一支狐步舞曲。

——选自《小熊星》

马 嫩

马利亚·马嫩(Maria Manent), 1898 年生在巴塞罗那。幼时在学校里学习语言和商业。1926 年以前, 一直在一家商业公司工作, 后来改而从事刊物编辑以及美术品的贸易。

1925 年开始, 马嫩即与友人一起创办《诗歌杂志》; 后来又和里巴、福亚克斯、加尔塞斯、特西多尔等人参加《诗歌手册》的编辑工作, 其第一册于 1935 年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曾经到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旅行。1934 年, 马嫩与米列亚斯—拉乌雷尔一起, 代表卡塔兰笔会出席国际笔会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大会。大战结束后, 又到过英国和比利时, 以及德国、瑞士等地。

马嫩的青年时期受业于维尔达格尔时间最长久。他喜欢法国作家克劳德尔、佩盖伊、佛兰西斯·杰默斯, 卡塔兰诗人卡尔内, 以及英国诗人的诗。克劳德尔对他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他的诗集《树枝》中的一些作品, 例如《石击》, 而对卡尔内作品的赞赏, 则直到今天, 其新鲜之感还犹如第一次阅读一样。

马嫩所崇拜的另外两位诗人, 是叶芝和里尔克。

前者的影响强烈地表现在他的诗集《影子及其他》的某些作品里。至于里尔克，则使他更着迷，尽管他对他的基本假设，对他的反对西方传统，以及生活中的基督教观念等等并不表示赞同。因此，他的作品《索尔兹伯里大教堂里的大卫》在其形象、沉思和清晰的情调方面，具有里尔克的明显的痕迹。

马嫩认为诗歌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积极的诗歌和沉思的诗歌。前者意图作为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后者则如莎士比亚所说：“是一面正对着自然的镜子”。也就是另一位英国诗人说的，具有使得现实“变成荣耀光辉的功能”。而马嫩的作品，则主要属于后者。

马嫩把积极的诗歌看作是为伦理的目的所驱使。如今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历史的现实主义”；它负有必然的值得称赞的使命。然而沉思的诗歌却搏动着人类面临美和宇宙之谜时的感情，虽然使得人类的思想显得渺小，却集中于外部世界的无法探测的复杂性，因而也表现了人类本身所处的最深刻的不会改变的条件。

马嫩曾经说过：诗歌要求我们的是沉默的内心，外部的世界，生命和和谐。于是，难以说明地，我们就被象征包围了起来，仿佛世界之谜都凝聚在一起了。然而诗歌主要产生于比喻的冲动，产生于对生命之间内在的关系，以及外部世界的无限秘密，包括

最不协调的事物等等的深刻感受。诗歌的特权和矛盾恰恰就是使用语言来解释深寓在沉默之中的美的光华。

马嫩诗作目录：

《树枝》：1918年

《济慈的十四行诗和颂歌》（翻译）：1919年

《雾中的收获》：1920年

《镀金的空气》（中国诗意译）：1928年

《影子及其他》：1931年

《布鲁克诗选》（翻译）：1931年

《英国诗选》（翻译）：1938年

《英、美诗选》（翻译）：1955年

《时代之城》：1961年

《仿佛一朵浮云》（中国诗新译）：1968年

摇曳的光，葡萄的香

摇曳的光，葡萄的香，一只热烈的夜莺
笛一般的啼声在悲叹而且忘情。
林中一片贞静，如同沉睡的处女
一带麦浪沿着山丘边沿起伏翻滚。

夜间的纯洁鸟儿，你使星辰战栗
以你嘹亮而叹息洋溢的心灵：
死去的玫瑰构成一方惨白的地毯
思想的光芒在那里迷途而消失。

一支玫瑰的香气，胆怯而静寂，
与一颗星辰的悲叹，从过于纯洁的空中降临。
它交付给你更多蓝天的悲叹的芬芳
啊！幽闭的心灵的难以获得的慰藉！

然而，夜间的纯洁的鸟儿，你的悲叹
在每一个春天的胸怀里总是不朽，
我无形的呻吟却要与一阵香气
同时昏迷而死去，我的微不足道的玫瑰！

——选自《雾中的收获》

野 槐

路边长着一行野槐树，
挺拔，十分精美而花俏的衣着，
也许是呼吸了五月美好的空气
花朵带着迷人的香气渐渐落下。

同样，淡淡光辉中古老回忆里的
甜蜜女友，也盈盈飘忽而亭亭玉立：
看不见的轻风卷起漩涡，于是
每个清晰的影子便有一点儿芳香留下。

——选自《雾中的收获》

颂 歌

—

有过开满花的槐树的拱门
就在浅绿的葡萄园旁边。

我们曾经感到过生命的颤栗
为了被风刮下的这些落英。

我们看见过围墙里面的土地
阳光正在那里延伸的目光。

一团橘红色的云朵
在山岗上面停住了飘动。

芬芳而晴朗的天啊，透过
浅绿的颜色显得多么辉煌！

（阴暗在深底躺下，
连同荒凉的痛苦悲伤。）

如同一朵玫瑰给予了一切
让我们在胸前盛开。

然而藏着一颗关闭的珍珠
带了夜间毒药的苦味。

高耸的开满花朵的槐树，
镶着深色边沿的葡萄：

你们没有注意我眼睛里
颤动着闪亮着有病的灵魂？

新麦以及营营发响的阴影
和那些如同明亮鬓发的花朵，

仍然有着黎明的芳香
而死亡却已经站在门口。

春天的光芒在颤动
而天空则在颤动于水中。

一场梦难道不就是那道
忠实的墙头一顶轻微的花冠？

二

也许就是这清新的墙头上
那些光芒、花朵和芬芳

安置在我的生命周围
如同一支永恒的乐曲。

因为在你的目光里，

跟不凋谢的天空一样，

仍然看得见金黄的光芒
以及往昔那美丽的玫瑰。

而你的脸，如同一次黎明，
却熄灭了痛苦和渴望。

营营发响的阴影不会死
还有那晴朗天空中的云，

以及高耸的开满了花的槐树，
还有把太阳镀成金黄的葡萄。

你是十分虚弱，但是在你周围
升起了一阵安全的光芒。

你的象牙的胳膊在发号施令，
你的嘴巴就是一支红笛。

你的头发上有着丝绸、黄金
以及永恒的幸福的反影。

——选自《雾中的收获》

破晓时大车的歌

我是躺在床上，感到摇晃
曙光已经染上了门窗，
还是身在一辆散发麦香的车里
嘴上按着一片茴香
走在街市喧闹的石板路上？

大车继续在摇晃
使我全身震动，发响。
铃铛的声音把我惊醒：
有力的节奏和明亮的旋律
仿佛马匹在拉着我的床。

马具上发着金黄色的锈斑
仿佛阴暗里露出的线头。
黄铜的铃铛敲醒了车辙里
玻璃化成般的白霜。
辕马在纯净的黑暗里
看见星星坠落下深渊。

它在林间的小路上曾经

闻到了松树露珠的芬芳。
天空一片晴朗，平滑如绸，
船帆的高处，桅灯在它
冰冷的铁皮里获得了
一颗永恒的星星的脉搏。

——选自《雾中的收获》

影 子

晚上的夜莺，芳香的忧伤：
用你的叹息做成我梦中的冠冕。
也许枕头就如同开花的橘树，
满披着星辰和芳香的夜莺啊！

然而，如果我惊醒，我看见
园子里下了雪，影子靠拢我，
颜色金黄，轻巧的嘴巴冻了一丝笑，
仿佛夜间的水滴上了痛苦的玫瑰。

——选自《影子及其他》

路

山间的道路两旁
灌木和石楠都开着花；
忧郁啊，甜蜜的朋友，
请勿采摘一朵。

好好地邀请我吧，丝绸的海洋，
辉煌明亮，清新芬芳：
如今我是在林木中间
光线是一片凄凉。

也许我的忧郁会溶化在
曙光出现时的清新空气中，
然而光明这样来到了
我却已沉睡在路旁。

智慧的橡树守护着我
我寻求着吻：微微的昏眩啊！
我得把爱情放在嘴边，
然而决不吻它。

——选自《影子及其他》

晨

你出自梦中，仿佛出自海洋。
你的嘴仍然潮湿，向着梦甜甜地微笑。
阳光在草上闪烁，然而你看的却是
沉睡的水中月亮的银光。

一道翠绿的光芒几乎迷住你的眼，
你的精细粘土有着那片海的芬芳。
你的髻发下面悬着一颗青白的巨珠
仿佛宁静的海藻在浮荡。

——选自《影子及其他》

古 歌

春天被荆棘围绕，
夜风之中是白色的城堡，
黄金的鸟儿飞翔在冰冻的水面；
我从未向你说过再见。

要采摘玫瑰就得流血！

它跟曙光一起开展了道路；

我要在冰冻的水面上经过

带走这只黄金的鸟儿。

——选自《影子及其他》

去世的女友

坟茔之间雏菊盛开

而海的喘息在寒夜来到。

夜莺长叹，仿佛是我在对你低语，

你的柔软髻发旁边仍然晃动着野草。

——选自《影子及其他》

蒙特塞尼山上的俄罗斯姑娘

花色的衣服，黝黑粗野的脸；

你身上散发的风和草原的乡野气息

侵入了这里的山岗、新路

以及流浪的云。

雏菊的衣服，海上星星的衣服；
衬着衣服的花色你的黝黑格外黝黑。
牧人的丁香侥幸得在
你裸露的腿边战栗。

逐渐地，你溶化在景色的宁静里
梦似的灰眼睛，对死的喜欢；
或者纵声大笑，逃奔上了小路——
是伤感的夜莺野性的斑鸠。

——选自《影子及其他》

融 雪

溶化的雪是一幅洁白的
地图：有大陆，有岛屿；
也是一本动物学：有公鹿，有家畜，
有大海里的海豹，还有栅栏里的朱鹭。

梦也是这样，溶化了平坦的
惊觉的群体，召来了一个
渣滓的世界，更加深沉，更加活跃，
使黑暗变成虹彩的光芒。

——选自《时代之城》

四 月

我们告别了三月，
但是荆棘上的微雪仍然洁白。
来了什么气息，来了什么歌曲？难道你没猜到？
蟋蟀的尖细声，紫藤的呼吸。

梨树开的花，轻飘飘的，是一位甜蜜的夫人，
她脚下踩着落叶，仿佛是在草原。如伞的曙光
从来不动。如果抬起腿来
它就落入虚空。

——选自《时代之城》

索尔兹伯里教堂的大卫

耸立空中，衬着石墙的灰色，迎着风，
在乌鸦嘲笑的笑声里，你俯下身
思绪集中于竖琴上的热情的音乐，
然而纤细的琴弦间却飘动着一根草。

如今这架竖琴绿斑遍布而且变小，
给你金属的身体带来六月骄阳的
颤动的活力；你正在倾听的时候，
谁知道是不是有一只蜜蜂来吻你。

虽然你比两名呆板天使中间那杉树更高，
你却看不见牧场上的情侣，也看不见
墓地野草中嘶叫撒欢的马匹。从远处，
和你点滴的音乐一起，我想我看见了你的笑。

——选自《时代之城》

利加港的姑娘

没有能够与你在
我那小小家屋的庭院里相逢，
而是在潮湿沙滩的海藻间。
我正要离去，月光下

身穿海盗的华服：
橄榄树发现了我，
以及玛瑙、螺钿和深色的玫瑰，
大海以凄凉的声音在把我召唤。

——选自《时代之城》

九 月 中 旬

每天早晨，濛濛的曙光犹如
延绵的山岭，沉睡于河上，
百合在何处？时不时地
太阳变得落落寡合。

然而云雀在中天高歌
使原野的草格外芳香。
铁线莲不是密密的针脚
而是一片死去的丝绸。

椴树瞪出上百只黄眼睛
看着我们；水的闪光熄灭之时
白杨树上的银装占有着
易变的黄金的初次颤栗。

落日的景色看不出七月那种
珍珠母的色泽，而是灰色烟色。
母狐在台阶附近狩猎，
发出邪恶的声声喊叫。

成熟的橡实，落在小径上
蹦脱了花托，而榛树却裹
在麻包里入了梦；苹果树
拉着多嘴的乌鸦去晒太阳。

如果榛树挂起绿耳坠样的
新的果实，那么玉米穗
就要开始变成红色，垄沟里
已经听得见人们的喧嚷。

——选自《时代之城》

丝 绸 的 自 傲

以丝绸、青铜、深紫色天空般的
自傲，默不作声地仿佛石头，
孔雀收敛起它的长尾羽毛，
栖息到了云杉之下。

它看来就像它那疲乏的竖琴的
一幅画，在潮湿绿丛中下面的枝条上。
穿着幽暗的新娘，它以冷冷的目光
看着我，似乎感到意外或者认为是夜间。

——选自《时代之城》

国立画廊里的法国姑娘

仿佛一条美的河上
有两艘船——两岸羊齿草茂密，
接骨木开着花，还隐隐飘来清风——
分开了又相逢，在某个湾头，
那里色泽最鲜明，我们就这样
悠然地在这些清晰的画像中间走过。
你看着往昔的姑娘，身穿宝蓝的丝绸，
意大利岩石上的桫欏树，古老女神
以及镀金骑士头上漂浮的热情的浮云。
你的灰色眼睛观察各种表情，
脸容上隐含着的神秘，以及
灌木丛的青翠。你久久地注视，
出了神，不理睬人们在周围的谈论。
你镇静自若，一眼不看他们，
端庄得犹如一株杨树
屹立在法国的晨风中的小径旁边。
仿佛你已经在生命和世纪里
消失于秘密之中，那么遥远
犹如赤裸裸的女神或者

古代的披头散发的崇拜者。

——选自《时代之城》

诗 人 之 死

——纪念M.F.

你不喜欢巴黎的那些极高的榆树，
也不喜欢你房间前面的天窗玻璃；
你已经回到了蜜糖和琥珀的森林，
犹如一头鹿徘徊留恋或者流着血。

你曾经遮掩住了你的天空，
在无穷无尽的艰难辛苦之中；
于是你闭上眼睛就看见了
你忠实的海洋：满布天空的香草。

——选自《时代之城》

里 尔 克 之 墓

——瑞士瓦莱

你长眠在墓地尽头

黝黑的岩石之上，
与山上的常春藤在一起，它不怕
二月的霜。你有一具粗糙的十字架，
如同牧人和农夫坟场上的一样。
你以一道石圈作围墙，
真象新娘戴的花冠。风雪，阳光，
使十字架变成灰黑，有了浓雾的颜色，
然而在你的墓上仍然相当骄傲：
一枚精美的纹章，来自古老奥地利的
某个童话，高悬在你的诗歌中的
最后的孤独的村镇之上。

在这里长眠着的是一个经常
倾向于沉思默想的头脑，
但是一旦阿尔卑斯山的风扫尽了
枯草上的雪，农夫们就带着
弦琴那样的葡萄藤来到，
不管那衬着蓝天的十字架
以及你孩子气眼睛里的恐惧，常春藤
也只得为你的顾不得安宁的心太息。

——选自《时代之城》

战火中女儿马利亚周岁

枞树的树枝接近屋檐，
而远处，窗户为何沉沉地震动？
十分寒冷的山岭多么凄凉，
清淡的菜汤的滋味也同样凄凉。

如同根子，如同果园雾中的果子，
你沉睡于哺育你的光辉的胸怀里，
这种生命的温暖的寂静，
真是太像死亡的冰冷的寂静。

——选自《时代之城》



第二部分

近期五诗人

佩雷·瓜亚特，罗塞洛一波塞尔，
埃斯普里乌，维尼奥利，费拉特尔

西班牙内战，对于卡塔罗尼亚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创伤。因为文化的复兴和政治的复兴牵连到了一起，政治的失败就造成了文化的灾难。战争结束以后的开初几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卡塔兰文的印刷品就不准公开出版。作家奥斯，从1922年开始，已经改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诗人卡尔内，流亡到了国外。另一位诗人里巴，则从流亡中回到国内；他的古典主义受到了那么多对战时警报的回忆的影响……战前的整个文化世界，都还保留着这场灾祸的最后一分钟的景象，这种景象只能使人要么产生怀旧，要么产生盼望。

虽然，文化的动力明显地已经停滞，但是实际上远非如此。新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作家的名单上。不过起初的时候情况是困难的：在战前就从事创作的诗人中间，罗塞洛一波塞尔已经去世；如果说，他

的名声还在,那么恰恰相反,读者群众对他的作品却一无所知。直至经过好几年迫切努力的恢复之后,广大的读者才对于这位马略卡岛出生的诗人重新给予注意。实际上,罗塞洛一波塞尔是加西亚·洛尔卡和阿尔维蒂这两位卡斯蒂利亚诗人的精神继承者。佩雷·瓜亚特曾经流亡国外,流亡回来后怀疑主义和痛苦的倾向改变了他的道德观点,然而他的语言中有一种引证和表述的清晰风格,后来与巴塞罗那大学兴起的新评论潮流提出的要求恰恰吻合。

随着离开这场大灾难的岁月越来越远,卡塔兰诗歌的前途逐渐倾向归附于内心的表现。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乌,是受到战争损害的这种文学活动的较早的例子:他发现了一个绝望的抒情世界,他以极为深沉的感情以及无可比拟的简短形式加以歌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控诉诗,使他自己跻身于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之列。他善于把象征主义结合在社会抗议的语言里,并且成功地运用了生命、死亡以及与历史有关系的毫无希望的回忆等等从卡塔罗尼亚社会环境中概括出来的主题。

维尼奥利则从阅读德国抽象诗人的作品中获得热情。他是一个悲惨的存在主义的诗人,是卡塔兰“迷失的一代”的生活和道德情调的忠实见证;也就是说,内战爆发时卡塔兰知识分子的前途,那应该是经过五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从新巩固下来的。

按常情来说，罗塞洛—波塞尔应该在战争结束以后，他的影响立即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他的死亡破灭了这个可能性，就像许多作家出国流亡丧失了他们的影响一样。罗塞洛—波塞尔的主题和情调都不适合战后的情感的要求，而况卡塔兰文化的良心并不容忍客观主义，也就是说，要从诗歌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来判断罗塞洛—波塞尔的价值。

维尼奥利则完全是这场灾祸，这次失败，以及整个这一世代的精神消沉的代表。但是结果他却令人吃惊地被拉来与若安·布罗萨^①并列，而且用厚颜无耻的话说他们两人是由于同样的理由而逃避现实的：因为他痛苦，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损害。从这一方面来说，两人都是他们时代的最好见证，尽管他的诗歌为1950年以来读者掀起的新潮流所要求的可以理解的妥协所替代，然而后来还是逐渐恢复了它原有的重大见证的价值。

埃斯普里乌和佩雷·瓜亚特的成就，是在于他们通过各自走的道路，使自己成了最近几年来占有统治地位的诗人。除了他们无疑地都具备的文学价值外，还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埃斯普里乌以他非正统的道德立场与一种确切而有启发性的语言结合在一起，而且富有诗意，使得国内文化界各方面都无可

① 若安·布罗萨(1919—)，卡塔兰剧作家，诗人。

挑剔。而佩雷·瓜亚特则运用一种直接的、扎根於群众口头语言的诗歌语言，因此十分适合于用来表达批评与抗议。这种个人立场的姿态，一开始就为卡塔罗尼亚的年轻知识分子所重视，甚至在没有深入地研究他们各自的诗作之前就是如此。然而，事实上，对于埃斯普里乌和佩雷·瓜亚特来说，却是他们诗歌的内容和任务更重于他们的思想和立场。但是那些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们，在他们要造就一种卡塔兰文的社会诗歌的时候，是并不仅仅以这一个诗人或者那一个诗人作为基础的，他们同样也接近于塞拉亚或者勃拉斯·德·奥特罗的路线，接近于布莱希特或者希克梅特的路线。而在其本身，则主要是萨尔伐一帕帕塞的部分作品。正是在1955年到1960年的时候，一种集体的心理变态，创造出了一则关于萨尔伐一帕帕塞的神话，说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卡塔兰社会诗歌”的根子。直到1962年出版的他的作品全集里，这种神话还未消散，依然存在。

所有这些作家都各自分别地从事他们的创作活动，没有文化事业的支持，没有出版物的传播。这就是缺乏学校的主要理由，其结果，也没有了真正的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说，还存着一种把作家的社会立场估计得高于文化贡献的激进姿态。也就是这种姿态决定了卡斯蒂利亚文学中所有的新现

实主义，以致於使得加夫列尔·塞拉亚宣称：他都没有时间来关心如何精心推敲十一音步的诗句了。埃斯普里乌恰恰正相反，他十分精细地琢磨他的诗句。他的语言非常细致，如同圣琼·佩斯一样。然而对於公众，却兴趣不大，他们要求的是内容的直接的社会倾向。

公众对文学表现的这种态度，产生了一种缺陷，那就是不仅限制了年轻作家的诗歌创作阵地，而且堵塞了新的大师们的才能的发挥。这种新评论的希望是更新佩雷·瓜亚特，从知识上发展埃斯普里乌，争取为维尼奥利出版一本题为《现实》的诗集等等。虽然有些文学评论家谴责卡塔兰诗歌爱国色彩过於浓厚，把卡斯蒂利亚当作了外国，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仅仅限於对那些其爱国主义程度和他们的卡塔兰精神有关系的作家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而已。

文化的气候就是如此，因而并不奇怪加夫列尔·费拉特尔的诗歌看来几乎就是无法理解的了。正当评论家们在向诗人们仿佛攻打巴士底狱那样地鼓励喝采的时候，出现了费拉特尔这位有经验的诗人，他支持一种道德上的邪说，说什么世界快到末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避开它的命运给予你的这个礼物。他的题材是小市民的道德观的反映：爱情，沮丧，回忆等等。他的语言如同一个人手持一杯威士忌在自言自语。毫无疑问，他的诗歌是一种看来没有必要

的诗歌，然而同样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卡塔兰文化从不拒绝贡献，不管它来自何处。费拉特尔的诗歌由于评论的缘故，受到尽力趋向客观的约束，恢复了对文化内在逻辑的尊重，认识到加以诗的表现的必要性，尤其是因为费拉特尔的语言是严肃的，自觉地担当着表现当前卡塔兰人各方面生活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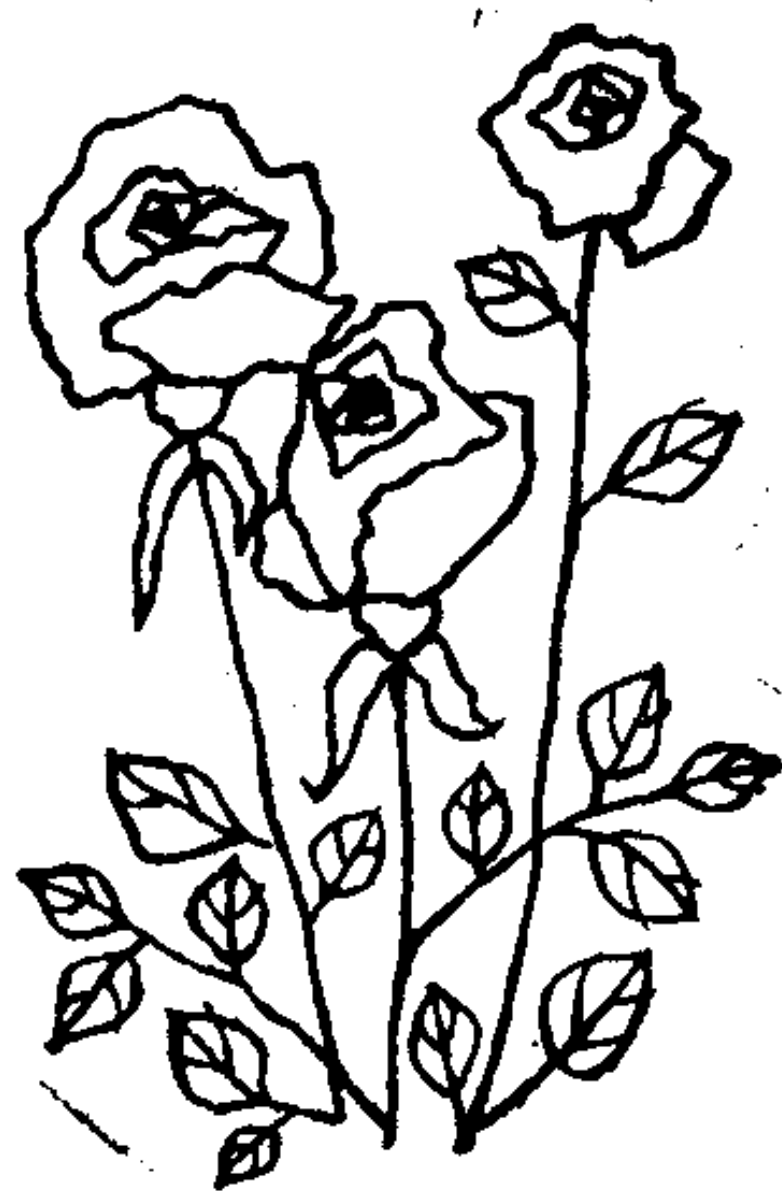
诗歌的表现问题无疑首先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卡尔内曾经把形式描述为各种各样的发展过程。他的这个影响一直流传到费拉特尔身上。里巴和维尼奥利的联系是足够清楚的，尽管后者有着天然更多的“实际性”。埃斯普里乌懂得以特殊的能力把他的影响加以转化而且有所改变。佩雷·瓜亚特则显然力求紧密地和群众的语言结合，使自己能够达到客观讽刺的高超水平。所有这些诗人都扩大了卡塔兰诗歌的语言基础，其程度如同英国诗人迪兰·托玛斯为英国诗歌所作出的努力几乎差不多。这种努力也可以用来为费拉特尔作为最好的说明。

指明诗歌评论是受到恶劣环境影响的必要，使得罗塞洛一波塞尔逐渐地表明他是属于不相干的过去的文化的；而维尼奥利从卡塔兰诗歌的逻辑功能中受到评论界的各种评价；佩雷·瓜亚特和埃斯普里乌则被总结为是写作镶嵌于美学上的诗歌的作家，同时又不脱离爱国主义，而且又更加有益于文化的发展；最后，通过费拉特尔，则从出发点开始提出了

探讨诗歌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的必要性。

从 1960 年以来在卡塔兰年轻的世代中对文化日益增长的兴趣，大部分是由于受到本书中所收集的这些诗人的作品的冲击。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卡塔兰诗歌。尽管它还在有点摇摆不定，而且并没有深入国家的社会关系，但是正在埃斯普里乌或者佩雷·瓜亚特的作品的部分影响下向前发展。主题思想上向当代人的接近，并不意味着对前人影响的推却，而是诗人面对社会，面对自己时在诗歌创作上的一个超越，一个要求。那是历史演变过程的必然造成的。卡塔兰诗歌已经冲破了“文学作品”的模式，从中脱颖而出，表现为文化和社会的现象，而且，除了诗人的崭新态度和语言功能的意义的改变之外，出现了诗歌的角色的改变。诗歌不仅是一个有学问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人，无数人中间的又一个人。佩雷·瓜亚特，埃斯普里乌，罗塞洛一波塞尔，维尼奥利，以及费拉特尔等人的作品，都对战后刚开始时比较狭小的场景作出了贡献，使它大为扩大而充实：出版了许多卡塔兰文的书籍，而且印数显著地在增加，似乎已经死去的戏剧也复活了。“新诗歌”的出现和成功，没有这些在卡塔兰文学战线上战斗的人们的存在，是无法解释的。这条战线如今正在同那些充满活力，为着未来而斗争的国家一起共鸣。它们都认为相信未来总比对过去的任何怀念更加美好。

最后,应该说,一种能够产生五类不同风格作品的文学,就像后面所选的诗人们的诗歌,是可以大声地宣布:这些作品被人阅读,表示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文化的延绵,自有其内在的法则;它会产生力量,产生要求,而最重要的是:继续生存的钢铁意志。



佩雷·瓜亚特

佩雷·瓜亚特(Pere Quart),原名若安·奥利维(Joan oliver), 1899年诞生在工业城市萨巴德尔,在本城教会学校上学,后进入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他与其他作家一起,组成文学团体“展望”,以及同名的出版社,并担任《萨巴德尔日报》的主编。内战期间,曾在法国和智利流亡。后来回到巴塞罗那定居,担任一家出版社的文学主编。现在他是卡塔兰文学院的常务理事,也是欧洲共同体作家协会的卡塔兰代表团主席。

佩雷·瓜亚特发表过五、六种剧本,大多是短剧,曾在巴塞罗那和墨西哥上演过。他曾翻译莫里哀、萧伯纳、契诃夫、贝克特、布莱希特等的戏剧作品。他也经常为西班牙和美国的报刊撰写文学和戏剧稿件,有文集两卷。

对于佩雷·瓜亚特的诗歌创作起了重大影响的诗人,有:卡尔内,古埃鲁·德·利奥斯特。特别重要的是里巴的《比埃维尔的挽歌》。虽然如此,这些作家仅仅启发了佩雷·瓜亚特诗歌创作的一个部分。因为经过一段讽刺诗的创作(《斩首》、《兽性》)之后,从内战

开始，他转而采用了一种超然的情调，变成了另一个风格。以《巴塞罗那颂歌》为首，到他的名作《有代价的假期》而达到高潮。后者获得1959年为纪念巴伦西亚古代诗人奥西亚斯·马尔克逝世五百周年而设立的诗歌奖。

评论家塞尔希奥·贝塞尔认为，佩雷·瓜亚特所诞生的日子，是属于里巴，克莱孟蒂娜·阿德里乌，萨加拉，萨尔伐一帕帕塞，福亚克斯，马嫩，以及加尔塞斯这些诗人的世代的。但是由于他迟迟才作为一个诗人而出现，就不得不列入后继的诗人之中（罗塞洛一波塞尔，埃斯普里乌，特克西多尔，维尼奥利等），最后，他胜利地逢到了战后成熟了的一个世代的真正读者，尤其是从五十年代的最后几年起。

佩雷·瓜亚特这样自况：“有时候，佩雷·瓜亚特也会被最单纯的潮流卷走。在有些情况下，他喜欢意义明显的语言的声音，也许是富于互不相通的双重意义，但是冒着有陷入贫乏的散文化的危险。据说诗人不能放弃这种危险的游戏，因为他实在喜欢这种极为少见的不请自来的天然流露。另一方面，他对通俗的与粗野的，普遍的和卡塔兰的互相混杂的喜爱，要求——特别是对于一个萨巴德尔人——迅速而光芒灿烂的胜利。”

佩雷·瓜亚特的诗歌的基本特色，是对资产阶

级世界观的无情讽刺，以及他想象的神话和他编造的谎话。他孜孜于美的探索，但是也不得不正视他那时代的现实。

佩雷·瓜亚特诗作目录：

《斩首》：1934 年

《兽性》：1937 年

《秋天的客厅》：1947 年

《佩雷·瓜亚特诗集》：1949 年

《沉船的土地》：1956 年

《有代价的假期》：1960 年

《格兰叶尔的十二幅铜版画》：1962 年

《佩雷·瓜亚特作品集》：1963 年

理发师安托尼奥

剃刀确有好处。

——博马舍

安托尼奥，理发师傅，
你把你的老婆吓一跳；
你跟一个第三者
打了一场爱情仗，
举起剃刀
把他的脑瓜割下，
嘴里喊着：叛徒！坏蛋！
心里想着：真是又好又便宜，
我就这样白得了一个脑瓜
陈列在橱窗里。

——选自《斩首》

又老又癯的诗人

最难令人相信的事情
是奇迹竟然发生。

——切斯特顿

又老又癯的诗人，
皮肤干缩得像黄杨，
满嘴发苦地在思索，书写，
又是绝望又是悲伤，
坐在公园的凉荫下。

仿佛有人吞下一杯好酒，
远处有个姑娘在学说故事，
她的话从嘴里出来，消失在
热血和描述之中。
声音忽而严肃，忽而优雅，
她是在推敲着崇高的诗句。

有一夜，意外的事逢上了诗人
也逢上了姑娘。她的吻伸着舌尖，
他的拥抱真是紧，

他们健康，爱恋，罪孽深重。

从感人的吻中他变得
年轻、英俊，如同一名侍童，
而她却转着圈儿掉了脑袋。
在上帝和景色的恐惧中
逃走了诗人，却升起了一阵
无可比拟的风：谣曲。

——选自《斩首》

孩子和纸马

孩子把他的天堂也带了一点下来。

——雨果

孩子发了顽固的脾气
把他的纸马又摧残又折磨。
他锯掉它的蹄子，割下它的尾巴；
他用锤子敲打它的臀部
还用长针把它的眼睛刺穿，
（孩子嘴唇紧闭，脸容是个老人，）
于是他扔掉它去找别的玩具。

他厌烦后又拿起了瘫痪的马，
要把它脑袋砍下。淌着汗，喘着气！
看不见的鲜血悄悄淌下……

——选自《斩首》

电话里响着一阵……

凶残的狗，我不后悔
把你们叫做人形的狗。

——基督生平组画

电话里响着一阵沮丧的笑声
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腔调。

陌生的人呼唤布洛克：我就是，萨拉。
谁还没有抛弃她？

要砍掉玫瑰你还缺把斧子，
是不是，大恶棍阿道尔夫？

我的同伴的脑袋犁开了
德国火葬场的天空。

——选自《斩首》

深夜的女人

“等着我。熄了灯。
我在我的回忆之湖上飞。
走吧。双手就是我的翅膀。

“阴影没有学会吻我。
我扔掉了曙光的钥匙。
黑夜窒息了目光。

“我要睡到黎明的身旁
迟落的月亮的那个女囚。

“沉默的蟋蟀的静寂。
我一无所求，只要让我孤独。
熄了灯吧。

“黑的夜，蓝的夜，白的夜。
蓝的夜犹如无盐的海，
· 黑的夜仿佛秘密的水。
白的夜就是服丧的雪。

“不是绿的草会发出气息
它挺立起时看来却是绿色，

“一道梦游的泉水。

“看看天空，只见星球都在
牢笼里猛烈地旋转、呻吟。

“游子被空气追逐。
那是阴影所驱使。
因为白天彩色的光
就是疲乏的黑夜的孤独的梦。

“晚安，深夜。”

——选自《秋天的客厅》

阴 暗 的 规 矩

在帆船的船首，
紧紧地挨着星星。

雨里，风中，

甚至逆旅，没有灯笼。

上马吧。犯了卑贱的
罪而逃亡。

店主默不作声，虚情假意地
在炉前对着旅人。

深夜，在床上，
一只眼睛闭了，另一只睁着。

匕首匿在枕下，
还有血已干涸的斗篷。

突然间，在他面前
一个黑翅膀天使出现。

仿佛是贼或者凶手
他从晨曦中跳出。

“你是谁？”“我是你的罪。”
“你想干什么？”“始终为你效劳。”

“谁派你来的？”“我的主人，

他是黑暗的王。”

——选自《秋天的客厅》

海 峡

难道那个幸福国家的黎明
仍然离我那么遥远，
通往那里的尘土飞扬的路上
没有车辙没有轻微的脚步，
仿佛不动而宁静的水？

于是，我就赤着脚
上了一条船穿过海峡，
不料淹没在被那些
没有想到爱或恨
就是重罪而受苦的人们，
那些处在侥幸和恐惧中
只有哀哭是唯一武器的战士们
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海水里。

在我大睁着的眼睛里，整夜
只有凝滞的星星，黯淡的月亮，

迟来黎明的没有阳光的道路，
长久就已荒芜的冰冷的地狱，
还有那么多黑夜，那么多未诞生的光，
那么多死亡，被诅咒的死亡。

阴影死去了，明亮的生活
又变成了阴影。

蓝天啊，被渴望的蓝天，
你只生活在人类的声音里，
从来没有这样温柔而难以忘怀！

——选自《秋天的客厅》

跳 井 自 杀

磨旧的井绳早已断裂，
人们都忘掉了井泉的深不可测。
疯狂的幻想家已经纵身跳入，
如今在那里做梦而沉没。

大家都来说他想他的坏话，
口气就像神圣的讲道神父：

——他竟然渴得要下地狱！

只有狡猾的天空，赐给他
这圈井栏的冠冕作为荣耀。

——选自《沉船的土地》

得 到

什么也没有损失，
因为什么也不占有，
那个残废而赤条条地来到的人。

然而他很快一点儿一点儿地得到
怀念的花朵，畏缩的懒惰，
以及犹犹豫豫的正当措施，
到那里寻找点点滴滴得不到的信心。

——选自《沉船的土地》

喊 叫

那个富裕的时代
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

愿望和热血
使我苦恼不已。

如今岁月困窘，
一切都隔离而关闭。
那些没有我的城市
遥远地激奋而沸腾。

我哪里也不想去，
我既不起身也不活动。
我闭上眼睛，光明
就发现不了我。

那些回忆，是笨拙
还是灵敏？有什么关系。
离开了我的道路上
发生着一种声音。

我从未向人提过
我的名字和我的不是。
我要等到死亡
爱上我才这样做。

如果在新的光辉里

逢到了或者认出了我，
它就可以试一试
喊叫那剩下的我。

——选自《沉船的土地》

一对恋人

他们是本地最年轻的一对恋人
他们挽着手，在一条偏僻街巷的
阴影里散步。

五月或者十一月，
弥漫着雨天的阵阵唾沫样的潮气。

那天夜里奇怪的宁静使他们并不惊讶
秘密地下起雨来时天空也不
介入屋宇之间。

乌黑的大地上
寂静如此虚弱无力仿佛下雪时
提琴的音乐。

恋人们散着步，接着吻
在街灯下；他们似乎在哭泣
掉下瓦楞板屋檐上滴落的
雨水的泪珠。

她叫尼娜他叫吉里纳。

他们闭上眼睛享受着他们
自从用双手双唇互相熟悉后
期待了两天的那些事情：
四只手紧握着坚持着推就着，
但是四片唇却屈服了可以进入。

——选自《沉船的土地》

歌

高声里的静寂
以及秘密的音乐，
淹没了我的居室。
是海潮涨了。

生活想把梦证实，

就像铁栅里的孩子，
在我急忙航行的
日晒的夜晚。

我的船已沉没于古代。
我游向荒凉的海岛。
海岛岸边的棕榈
几乎毫不动摇。

我喝了泉源的黑水
我的干渴重又恢复；
阴影并未镀着金，
海滩多么肮脏。

在梦里我睡着了，
等待着满月的月亮
在高空飞，缩小成了
镰刀或者弯刀。

生活想把梦证实，
我的船已沉没于古代，
海岛也并未镀着金。
一切都是谎言。

——选自《沉船的土地》

正月的祈祷

(西方仪典)

他们是三位，是三位
做生意的行商。

黄头发的那位，做的是
舢舨和草原上的阉畜。

黑脸膛的这位，做的是
珍珠和阿斯特拉罕的羔皮外套。

白皮肤的另一位，做的是
镀铬的车辆和器械。

向你们欢呼，做蹩脚生意的
地狱里的基督徒！

我们祈祷……

(我们要向你们的父祈祷，
为了那些算错账的人们
让他们改宗到

美元的神圣基地去。)

——选自《有代价的假期》

希望，怀疑，害怕，但愿……

我希望别注意我，
别瞧着我。

我怀疑总是这样，
不宣判，
不记我进档案，
也无法脱逃。

我害怕把我威胁，
把我惩罚，
把我殴打，
把我监视，
把我跟踪。

神秘，
天命，
谜语，

美德，特权，
着迷，都使我生气。

典仪使我不安：
崇拜以及
神圣的云。

但愿听见它，看见它，
谈论它，了解它，
作为一个人它为它服务
永远，永远。

但愿它一下子得到我
或者把我变成叶子，
石块，
原子，
静默或者空气，
纯粹愚蠢的东西，
属于它全部的领域。

我要的是爱情或者休息。

——选自《有代价的假期》

给马却多的心里话

安托尼奥，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日子！

长久以来，在远方，我怀念着我们
十分亲爱的国家和城市；
按照卡塔兰人的方式，
正统而且纯正。

（“但是，唉！让我回故乡吧，
我要在那里死去。”）^①

卡斯蒂利亚痛苦的神谕，
柯利乌尔长期的孤独
（我唯一的伴侣的寂寞啊！）
仍然是我的故乡在梦中。

安托尼奥，如果你回来，你会
喜欢那中了毒的时代的苦楚。
卓越的诗人，安托尼奥，
你失去了的摸不着的东西

① 卡塔兰诗人哈辛特·维尔达格尔的诗《移民》中的诗句。

始终使你怀念；最后，我也要说

——保持着距离——

“死去了最好。”

今天，从内心里，幽魂兄弟，

我无可奈何地阴沉沉地怀念着

恢复了的一切，

爱的可鄙现状。

我是人民的傻瓜

——你祈祷吧，像奥西亚斯那样——

向着风在解释

令人不能相信的历史。

诗人的可怕明智。

——选自《有代价的假期》

有代价的假期

我决定永远一走了之，

阿门。

明天我会回来，

因为我老了

双脚得了痛风，
又痛又肿。

然而过了明天我还要走，
被厌恶变得重新年轻，
永远，永远，阿门。

然后又一天我又回来
就像递信的雄鸽
跟它一样愚蠢，
但是不那么直截了当
也不那么白净。

受了神话的毒素，
带着满装诽谤谣言的行囊，
消瘦、干枯，烂着眼睛，
开头甚至连梦也被剥夺，
做的是肮脏的职业，
说的是阉割的破碎的语言，
而虱子倒是够多。

我要乘坐有代价的假期的火车
紧紧抓住扶手。
大地是我们的遗产

却从我身边逃开；
它像腿间的一股水流
把我冲了出去。
杂草，乱石：
都是溶化在耻辱中的爱的标志。

啊，没有天空的大地！

但是，瞧我：
我仍然回来了。
孤零零地，长了那么多癞疮几乎盲目。
明天我就走
——这次决不骗你——

是的，是的：我要像老祖父那样
爬着去走走私者的小路
直走到死亡的那道黑光。

于是我就跳进了灼热的黑暗，
那里一切都是外邦异域，
那里生活着流亡中的
祖先的古老的上帝。

——选自《有代价的假期》

祈 祷

给孩子们

谎话。

给情人们

谎话。

给朋友们

谎话。

庸俗的或者精采的谎话

残酷的或者温和的——是咒骂，是亲吻，

活泼的——就像新鲜的血；

智慧的，感激的。

虚假的，骗人的。

一半一半的谎话。

还有历史的谎话

如今我们拿来归罪于说谎话的祖先。

文学的谎话

——每句诗里，就有两个谎。

抽象的谎话

——撒网吧，生命和时间！

技术的谎话，科学的谎话，
是复原成机器的数字，
是犹如疯狂传说那样
说谎的机器。

至于信仰的谎话，
那是给大地上受苦的人
以及望弥撒的人
上天赐下的可悲的伟大慈悲：
这神奇的高级谎话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说成是确实无误。
(感谢你，上帝，要抢先，
如果真是这样
没有保证就预先应允。
阿门，阿门，上帝！
上帝，你听见喊声了吗？

为的是毁灭我们时，死亡也在说谎！)

——选自《有代价的假期》

铁 皮 的 心

用不着精神——在梦里——
肥胖的肉，
稠粘的浆；
最最干净的骨骼可能就是
灵魂的窝。

一颗铁皮的心
没有血而在搏动；
水晶的双眼
仿佛航标灯，
谁知道它们是不是看得见
那些看着它们的眼睛。

人们在他们的机器上
也许是，
如同父亲那样
延长或者放弃；
而那些轮子上的齿
却还在夜间演习那种
繁殖了它们的疯狂的吻？

人们的才智
顺从了，变铁了，
慢慢地老成了，也许是，
在非正义里，
为了报他们的仇
或者为了我们的救赎。

在梦里，总是这样。

——选自《作品集：其他的诗》

个人的沉默

我得到的是腌臢的乞丐的
瞬息即逝的安静。
几乎没有。个人的沉默。
这样孤独地思索：我真不愿思索，
两种思想，即使偶然，也不能共存。
寂静，隔绝，
脚边是一条狗：
“连条狗都没有，生活太可怕。”
(就这样，人们跟我和解，

我却仍然是可悲的尘土，
带蜜饯的英国烤面包。)

我的孤独，几乎不是我；
什么也没有，然而甜蜜。
仿佛一个难以察觉的酒徒
很久以前，一个黑天。

于是我苦恼了，发昏了——我早已如此！
就像那些胖子
上升到什么权力的高位
发出专横的叫喊
而痛苦不堪。

我对自己说，用的是教训口气：
“到房间里去，
关上房门，
向上帝祈祷(什么上帝?)
那是秘密(什么秘密?)”

这是孤独，几乎没有。
眼睛，耳朵，
嘴巴，鼻子和双手，
有什么用，为什么人？

而况我的时间短促，我的地方狭仄？
我的身不由己的生命
由于痛苦——何足轻重，
仿佛呼吸着这个伤残的零。

这样孤独地思索：我真不愿思索。
记忆，可能是疥疮——是麻疯。
关起来，把你自已关起来，
说：不，
不，不，不。
总不，都不，
决不。
从前不，现在不，以后也不。

——选自《作品集：其他的诗》

毕加索的圣诞节

长久以来我已经失魂落魄，
唉，唉，唉，唉！
然而还在你们中过着
梦游的生活。
我的满是眼屎的眼睛

模模糊糊地看见象征的暗影，
我的干干净净的耳朵
却听见号叫的声音。

也许吃饭，工作，做爱，
唉，唉，唉，唉！
改变了如今我这个老木头，
从前他可是个
少有的活泼的能干的人。

在这个不值得重视的圣诞节，
我感谢我的做生意的朋友们。
他们舍不得钱又放不下架子
——就是这样，得了吧！——
来支持着帮衬我的开支，
大概有一段那么老的历史，
一个远离一切的
痛苦的星球上来的
光辉而疲乏的旅人，
唉，唉，唉，唉！

1962 年圣诞节

——选自《作品集：其他的诗》

罗塞洛—波塞尔

巴尔托缪·罗塞洛—波塞尔(Bartomeu Rosselló-Porcel), 1913年生于马略卡岛的帕尔马, 因此, 他的母语是卡塔兰语中的马略卡方言。他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时,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负责编选学生抵抗运动诗歌, 并且在巴塞罗那和帕尔马的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其中第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是对克维多诗歌的评介, 可惜已在内战中遗失。

罗塞洛—波塞尔是一个真正博学多才的人, 曾是加夫列尔·阿洛马^①的学生。起初他学习哲学和希腊文, 后来却擅长罗曼斯语, 并获得罗曼斯语学位和奖金。他从事多方面的工作, 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懂得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

1933年, 他伴同埃斯普里乌和阿马利亚·蒂内奥到意大利、希腊、埃及、巴勒斯坦和土耳其等地游学。1934年, 又到桑坦德尔的抹大拉暑期大学听课, 因而认识乌纳穆诺。

罗塞洛—波塞尔读书很多, 据埃斯普里乌的回

① 阿洛马(1873—1941), 卡塔兰教育家, 作家。

忆，有一年，他读了马丁·杜·加德，卡尔科，马克·奥朗，本达，阿兰，拉克雷特尔，维尔特拉克，埃斯拉·庞德，巴罗哈，赫胥黎，里尔克，里巴，乔治，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托马斯·曼等作家的作品。

1934年11月至1937年11月，罗塞洛—波塞尔十分费力地写成了收集在他的第三本作品《火的模仿》中的最后三十首诗。在这之前，他出版的两本作品是1933年的《新诗》和1934年的《十四行诗集》。1937年11月，他开始出现患病的症状，后来进入医院疗养，不幸于1938年1月初死于急性肺结核。

《火的模仿》是他去世以后于1938年底出版的。他的全部诗作则收集在《抒情诗集》内，1949年出版于马略卡岛的帕尔马。

他的朋友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乌，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从来不高傲自负，而是纯朴开朗，热诚亲切，真正关心别人。”

罗塞洛—波塞尔诗作目录：

《新诗》：1933年

《十四行诗集》：1934年

《火的模仿》：1938年

《抒情诗集》：1949年

了不得的惶惑

这真是了不得的惶惑
来自轻飘飘的柔和。
在那里权力值得怀疑，
一切都迷迷糊糊，有着节奏。

没有了火和光的灰烬里
总有错误——雾濛濛的街道，
脚都湿了。
行人想要
一片阴暗的光明。

令人喜欢的香膏舒舒服服
还有灰暗的钟点，
白衣的病人以及
那颤动的阴影里的路人。
曙光显现吧！

曙光显现吧！

光啊！

遥远的平原！

想象啊，你不要走。到我这里来。

吻我。

饥饿和贫穷不是无所谓，

现实就是一场空。

你已经听见得够多！

逃走吧！

逃走吧！

这就是你的钥匙。

我已经知道你在购买我所喜欢的
观照的镜子。

我知道我没有。

（从窗口

进来了一片昏黑的钟声。）

——选自《新诗》

这时刻何时才来到……？

这时刻何时才来到

一切的一切都安全可靠？

嘴巴知道不用再说

那些死人说过的陈旧谎话。

脚下走的都是新路，
颜面可以向着劲风唱歌；
眼前看见的色彩
都是最最纯洁而且神圣。

嫉妒和悲伤的钟点
赶进了昏暗的阴影。
它曾经在不安的日日夜夜
总是来陪伴着我们。

——选自《新诗》

黑暗，猛烈地播散……

黑暗，猛烈地播散开
有几个天使排进了人群队伍。
镜子伪装成最静止的水，
这景象上帝都宣告十分壮观。

于是，以这时刻的全部戏剧
宏大的队伍无声无息地走着。

诗人手持一支玫瑰出现，
搜集着大家都有的笑容。

——选自《新诗》

钟声开始……

钟声开始
短暂地在林木间的
黄昏——那里有门。
麦子的粉末遮掩了
平原的白色山峰上
颤动的一片金黄。
扭曲而持续的周围
是时时对故乡思念的
孤零零的告别。
道路任性而乖僻，只有
到处的粘土和石灰。
长久关闭了的房屋的窗户，
等到我回家时，也许
会呻吟在我脸的后面。

——选自《十四行诗集》

远离逼人的回忆……

远离逼人的回忆
甜蜜而清晰的语言；
一道辉煌的高墙，
缠绕着梦的岛屿。

只要向前面观望，
寂静有多么虚假；
远处多少的钟声，
以及墙上黄昏的阳光！

道路的痛苦凄凉，
欢乐的零散影子；
机敏的目光注视着
波涛汹涌的可怕大海。
花园的第一个近景
却是花卉的温柔阴谋。

——选自《十四行诗集》

士兵的故事

春天来临时
是这样也不是这样。
哩哩啦，哩哩啦，
波旁的喇叭。

星期六的黄昏
我恋爱在广场。
星期日的晚上，
我恋爱在街角。
星期一，在市集，
星期三，在旅舍……
五月的寒热
持续了整年！

星期日的早晨
吹号解散时，
大家都愿意跟我走！
哒哒嘀，哒哒嘀哒，
爱情啊，我不得不走。

今天已经不是今天，
昨天也不是昨天……
我的马有屁股
人家看的却是我，
唉，当丈夫的啊！

平坦的路，
崎岖的路，
希望在何处！

基督升天节到了
阳台上挂起帷幕。
哩哩啦，哩哩啦，
波旁的喇叭。

——选自《火的模仿》

婚 礼

小鼓敲起来，敲起来
敲的是毛驴的皮。
干干净净的桌子中间
礼节周到地铺开花边。

十支细长的蜡烛，
 点燃在圣母的神龛前面。
拥抱的压力造成了
 洞房里阴谋的气氛。

死亡的机器万岁
钟在那里说话，幽灵般地。

——拉开帐幔，
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
你吻了她以后
让她的嘴巴出血。

新郎倒下来晕了过去，
脸色白得好比细瓷。

——选自《火的模仿》

情人的欺骗

塔楼的阳台上，
角落里都插着旗。

——姑娘们，已经是子夜
住宅里空空无一人。

——瞧吧，太阳已经升起
瞧那埋伏着的手。

——再见，床单，苹果园，茴香草！

欺骗的钥匙向着湖边
向着呼啸的风而去。

——选自《火的模仿》

死的舞蹈

白天的奴隶看来
就像白色的雕像。

西边的房间，爱情，
戏剧和船舶。

——年轻的异乡人啊，

从神话里抓起剑来。

——使我苦恼的只是
对落叶的回忆。

带着剑的奴隶，
我可不轻易地相信你！

——选自《火的模仿》

黄 昏 的 桥

夜已深，它把我紧紧
拥抱——仅仅在街上。

广场上的灯光

尾随着追逐我们。

房舍仿佛在燃烧，黑魑魑；
妓院前面，穿着六月风味
衣裙的，是寻欢的卖笑姑娘；

克拉拉和芭芭拉。

广场入口处，强盗
怕我，没敢出来露脸。

屋顶上，太阳在
跟一位
画中的女郎舞蹈。

——选自《火的模仿》

踌躇，罕见，崭新

踌躇，罕见，崭新，
如今玫瑰开放。

——轻佻的姑娘，把自己
献给王上。

焰火和提琴的音乐
技艺高超，
光亮，欢乐，热烈。

——怎么知道新娘
就是这位羞怯的姑娘？

正对着把她缠绕的日子，

没有碰到空气,也不敢说
就是玫瑰。

——选自《火的模仿》

马略卡,内战时

虽然那片田野已经青翠
那些树林也是郁郁葱葱
但是那同一的天空背景上
却剪去了我的峰峰岭岭。
那里的山岩总是祈求
难得的雨,来自你的
蓝色的雨,明净的锁链般的
山岭啊,你是我的欢乐,我的光明!
我吝惜我眼睛里留着的光明
它使我一想起你就颤栗!
如今那里的花园仿佛就是音乐,
使我头晕,疲劳,如同迟缓的厌烦,
秋天的心已经枯萎
与细微的烟尘相协调。
九月的梦中夕阳染红的雾霭里
衰草在狩猎的山岗上燃烧。

我的全部生命跟你不能分离，
就像夜间的火焰和影子总是在一起。

——选自《火的模仿》

俘 虏

—

光明，大气的青春，
你和我在艰难荒芜的路上相逢。
天使，手执利剑从天而降，
尖声的喊叫只余下重负。
我并非是迷失在初现的太阳以及
倾圮的高塔之中的猎手。
如今你唱着呓语在最后的台阶上
在岩石之下的岩石下
在不可靠的场所，
那里降下灰烬的寂静
风所着色的树叶以及
响出极为遥远的尘埃的马匹。
鼓舞人心的秘密赤色分子却没有把我拯救。

为了我，你靠近那条
奔流的燃烧的河
靠近那片光明它确定
给予名义的种种事物，
那时候远远近近
无不表现出真理的痛苦。
海员们想望的信天翁飞翔在
燃烧的海岸边，那么有劲。
囚徒啊！忘掉那荒芜的海滩吧！
把几个世纪活得仿佛几个瞬间
而且坚持着它
厉声尖叫的少有时刻。
艰苦的道路总有尽头。
疾速的严酷已经来临。
只有我的眼睛对着你的眼睛斜视之时
才看不见任何新的事物
（比索的媚人的狂暴，
四方来风的绝望。）
——你不要向过往的船舶发出信号，
它没有用来向你答复的旗帜，
虽然你举起双臂赞美
那个紫色湖泊里的驾驶员。

——光明，全部的青春，
用力过度而十分苍白疲劳，
在沉默中坐着
双手抓满了城堡。

二

我认识崇高安全的
成熟的伟大形象。
我知道什么美酒
能为我们驱除黑暗。
我只记得山岭
松树和风
以及人们的斗争
以及之后的一片沉默
伴随着黄昏的宁静和平
罕见的星宿，激流的
伤感的集结以及清澈的水；
纯朴的黄昏，对事物的
崇高力量的畏惧；
只有我，坐在顶峰，
是事物上面眼睛里的知识界。
我饱受着危险，
而夜晚使我有了预感。

那是没有树木的夜晚
也没有脸的风暴上的空气。
那是天使的夜晚，对
英勇的男子汉大军关闭的城市。
我登上城堡，
我的双手颤抖。
我知道谁是后来的觉醒者：
那是岩石里的黏土，
波涛和海礁里汹涌的水。
没有天使没有飞鸟的曙光，
水晶和声音的曙光
处在梦的墙和
激烈的战斗之路中间的
熄灭的炉子。
我就是这个真理的英雄，
我骄傲，纯洁，自我创造，
为了唱我的赞歌：

——在人类和事物的热血之上，
我看见了你的供献，享受了你的礼品。
死亡的苦行
是在无知的山谷的和平之中。
我挣扎了整夜
渴望着寂静。

在工厂的密集中间
是曙光。
晶光和尖叫的折磨
是黎明的陷阱。
胳膊和热病的坟墓
不存在自由的本能！
空气的牢狱啊！我统治着
空气的难以捉摸的忿怒！

——选自《火的模仿》

与幽灵夜游

那些眼前守候着的静默中的女儿们
总是把我引向那邪恶的远方；
她们知道我的恐惧，我一时的恐惧，
由于孤独，忧郁，以及痛苦。

唉，高塔林立的城市！荒凉的大道
中间——只有秋天紫色的树木！——
生活着严酷而默默地痛苦的肮脏钟点，
怀着孤零零地要在街上死去的畏惧。

空荡荡的房间令人害怕；我看见
死亡就在床边；躺在床单下，我听见
外面刀剑的响声，仿佛小夜曲演奏在广场。

更加可怕的是在黑暗里逃亡时
发现的那情景：被夜狗啃啮的
髑髅和白骨在那里哀哀地悲泣。

——选自《火的模仿》

我 听 见……

我听见空气
那秘密的谐和
以及自由浩瀚
流水的颤动热情。

展翅而舞蹈！天神
如今从此而过。高唱
崇高的音乐！神圣
贞洁的眼睛的光芒！

我却孤单地在
这些阴影里，听着

悲惨而严酷的曙光中
阵阵降下的血的波浪。

——选自《火的模仿》

我 死 时

我对你已经厌倦，
阴暗的统治和火焰的风暴。
我要在地平线上赞美自己；
我要把最后一次
奔驰的旗帜插进沙漠。
那些钟点的女王，如今你
十分辉煌地武装着来临，
我毋需对黑夜绝望！曙光
举着宝剑已经来到。
燃烧着我的鲁莽的热情
远离了星辰。

——选自《火的模仿》

病 曲

病床和天体关闭了

脸容和山岭，甚至
恐惧也被关闭；蜡烛
以及不动的寒冷的极限
悬挂在白色、蓝色和
床头的标记之上。
守候和等待的锚
在落下之时就已着实。
任何巫婆，仍然是能
将你带往港口之母。

——选自《火的模仿》

赠 梅 塞 德 斯

你走过石竹的时候，
石竹变得红了，为了
模仿你的姣美脸容。

为了向你祝贺，
滴滴嗒嗒下起了雨；
雨打在玻璃上，
唱起了滴嗒的歌。

古老的这条蒙卡达街，
在你命名的日子，
多么可爱地把你拥抱。

我找不到任何钻石，
还能给你锦上添花。

——选自《火的模仿》

贝尔维尔城堡^①

我望见了天空和树林
再度相逢的光亮和旋律。
岩石和落叶的克莱门西亚啊！
我的异乡名字又为你所占有，
又在新编的歌曲中受到眷顾！
欢呼在紧张的天空中
展开的优美洁白翅膀上
那忧郁的语言，以及去到
远方波浪上的孤独行程！
林里的岩石，落叶的簌簌，

① 马略卡岛帕尔马城郊古堡，始建于公元十四世纪。

只是又一次认出了把我们
维系在一起的古老的沉默。
失去你的那个梦已经忘却
——在光亮里散乱的私语——
街道上的灰烬和没有花的百合，
以及屈从于雨中的窗户，
贫瘠的原野远离了我在死去，
而污浊的旋律却在把它吹捧。
我的愿望就是恢复往昔的
真诚的时代所有的这种沉默和这种梦。

——选自《火的模仿》

岸边一株孤零零的树……

岸边孤零零的一株树，
带来了海的搏动，树叶的簌簌
酬答着浪涛的恩情。

死亡的岩石散落在死亡的沙滩，
生活着的只有草丛中胆怯的藏红。
翻腾的大海现出灰绿，强劲的风
把晶亮的水撞碎在柔顺的岸上！

· 只见远处的风长满翅膀
吹动蓝影白影漂浮的白云。
唯有在我身上你才能增长，铺散开
更多纯洁的盐，隐藏起更多的岩石，
发现你自己仍然在远方的鲸鱼
以及衰老的海藻的阴暗道路上。
但是我却已在平原上迷失，
在遗忘了舞蹈，遗忘了水的呼号，
在栎树和桦树之间的几度明月的平原上，
那里没有河，没有井，也没有了高昂的浪潮。

——选自《火的模仿》



埃 斯 普 里 乌

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乌 (Salvador Espriu) 于 1913 年诞生在赫罗纳省的圣塔科洛马·德·法内尔斯，一个他自称“在他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小镇。然而培养他成为诗人的真正故乡，却如同他反复在文章里所写的，是巴塞罗那省的阿雷尼·德·马尔。当时诗人才两岁，全家迁居到这里。诗人在此地长大，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日。他把此地取了一个化名：西内拉，经常作为一个神话般的背景在他的诗里出现。在那里居住着许多普通老百姓，他们构成了那个“小小故乡”的核心。他每一次写到它都充满感情，而且越写越成熟、越丰满而且越深刻。

埃斯普里乌的父亲是律师，有许多朋友，经常到家里来作客，对于诗人的成长起了重要影响。因此，并不奇怪 1929 年他十五岁的时候就用卡斯蒂利亚文写成的长诗《以色列》，受到画家米罗很深的影响。两年以后，他又创作了小说《里普博士》。埃斯普里乌和卡尔内一样，也是卡塔兰现代文学中的一位早熟的作家。

埃斯普里乌在巴塞罗那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在该校获得法律和历史硕士学位。一个月后，就爆发了内战。在这个时期，他的作品表现出思路敏锐，结构谨严，以至普拉称之为电报文章。这些作品都是散文。当时他正在研究流行的埃及学，战争爆发，使他无法继续研究，于是他改行从事诗歌创作，使他有机会更集中地思索，更深刻地体会，其结果是他写出的作品都带有田园风味，充满了对失去的时间的深刻惋惜之情。这主要表现在他早期的诗集：《阿里亚德娜之歌》，《西内拉的墓地》，《钟点》，《死神夫人》等之中。然而他也有时写作讽刺诗歌，尽管写了有时候撕掉，但是从未放弃。在这一方面，埃斯普里乌显示出他是一个成功地把修养很高的卡塔兰文和街头巷尾群众嘴里的卡塔兰俗语相结合的天才。

埃斯普里乌的诗歌创作和他的勤奋阅读分不开。他对读物的选择也自有他的标准。他喜欢读圣经中的《传道书》，卢齐列乌斯的书简，《神曲》，《君主论》，《方法论》，《堂吉诃德》，《论谨慎》等古代经典作品，同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读一些侦探小说，那就足够可以不抱怨，不忿激地度过这悲惨的一生了。”

埃斯普里乌长期居住在巴塞罗那，担任一家药厂的法律顾问。目前他正在编集自己的作品全集，

其中包括小说、诗歌、戏剧以及评论。他的晚年享受着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戏剧导演里卡德·萨尔伐和歌唱家拉蒙也为埃斯普里乌作品的大众化普及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埃斯普里乌诗作目录：

《西内拉的墓地》：1946年

《阿里亚德娜之歌》：1949年

《抒情诗集》（包括《西内拉的墓地》、《钟点》和
《死神夫人》）：1952年

《旅人和墙》：1955年

《迷宫的结束》：1955年

《公牛的皮》：1960年

《诗歌全集》（包括全部诗作以及《西内拉之书》）：1963年

《作品全集》卷一：《诗歌》：1968年

纯粹的利益

举起棍子打，
在梦里追逐，
紧紧地不放松
那些高飞的天鹅，
给预兆的高贵的鸟。
离开山岭的光明
降临于城市，
决定从西西里的马的
入口进城。

从一无所有之中，
他挤出最后一滴。
他总是利用
饥饿或者干渴。
买卖面包，砖头，
瓦片，废铜烂铁。
只值三文钱的
如今卖了一百。
还难过地算着账，

说是亏掉了老本。

忽然间他就攒了几百万，
这时候当然就
得到了教会的赦免，
因为也许有点儿上帝
也可能有点儿地狱。
稳稳当当的投资
生出了那么多利息，
还不知道这事儿
就是一把把的银币。
有时候，往医院里
他捐出四枚，有时候，
给了育婴的慈善机关。
只要能够赚钱，
任何制度他都应付裕如。
他的名望越来越大，
搭的架子也越来越高。
得了病不必上床，
他那么多学问已经
选好了许许多多的书
(皮的书脊，金的书名)。
而且为了补足他的文化
还买来了唱片和绘画。

他打打牌消遣，
坐了汽车出去兜风，
活像一颗有脓的脓疱。

他挺着肚子，得意洋洋，
教训着法律和道德，
一直活到耄耋的年龄。
突然之间有一天，
他毫无痛苦地死去。
人们埋葬他时，
棺材后面跟着神父
以及各色人等
足足有着一大群。
年轻人，好好向他学习！

以迫害而死的鸟的名字，
我们把百合和石竹的花圈
献上白色的坟墓，
表示我们的敬意，然后，
像奴隶一样，我们俯身
转背向着他的继承人。

——选自《阿里亚德娜之歌》

我的眼睛已经只知道……

我的眼睛已经只知道
凝眸而视白天，
日出又日落。怎么却听见
破旧的马车在
西内拉的沙滩上滚动！
在我的记忆中来了
晴朗夏天里大海的
阵阵气息。我的指头觉得
我摘下玫瑰的
生硬粗糙。嘴唇上，
清风，烈火，言语
都已经变成了灰烬。

——选自《西内拉的墓地》

到海边去

到海边去。我有
一所房屋，我的梦，
靠近着海边。

船首高昂。一道道
自由的水流里，我
驾的这艘船漂亮美丽。

我的眼睛熟悉
小小家乡的
一切宁静和秩序。

多么必要跟你讲讲
玻璃是如何害怕
雨点的敲打！
今天黑夜降临
闭合在我的房屋上。

黑色的礁石
把我的船拉到水下。
圣歌里的囚徒啊，
我的努力完全无效，
有谁来把我引向曙光？

靠近着海边，我有
一所房屋，漫长的梦。

——选自《西内拉的墓地》

旅 人

我在深渊里忍受，忍受着
火焰的秘密，它让我获得
一线光明的希望。

那是残阳的光芒
默默地幸福地在
废弃的宫殿门后燃烧。

这样的烟，这样的风，
这样的常春藤，来自
原野无限的寂静，
我守望着，紧抱着，巡行着。

我是受到呼唤来参加
那些遵守雨的纪律的
叛逆者们的人。

旅人啊，在梦中
向前走吧。从寂静里，
旅人的脚步

梦得如同一颗心。

——选自《钟点》

夫 妇

整个夏天你待留在
西边宁静而困乏的
郊区，连同那些
羊齿草和天竺葵。

你梳洗得干净整齐
准时来到我们的家，
不是真的吗？也许是即刻
我们就聊起了
从前的家常话。

你笑了，然而内心突然
感觉到了难得的上帝
的声音，辘轳的摇把，
狗的干渴，以及消失在
脆弱的桥后的缓慢记忆。

你拿来一只病人的杯子

默默地坐下，于是我们
诅咒岁月和死去的人，以及
日暮时火烧般的巨大阳台。

——选自《死神夫人》

语 言

语言后面总是有着
忧伤，一队大车
缓缓地徐徐行进，
载着你的遗骨，
星期日黄昏的厌烦时刻，
受到损伤的恐惧。书本，
朋友，事物的嘴唇，都对你
关闭。灰色衣服的人
邪恶的学徒使你难以再能
回到上帝那里。你想
深深地隐藏到
你的冬天里，在那里
你能用最后的火点燃起
许许多多回忆。然后
你用空虚的眼睛观看，

在睡梦里思想。但是仍然
犹犹豫豫地来到了
瓷器上的损伤，
黑夜里的丝绸，
而你却从深深的水中
从那语言未能触动的
遗忘声音的古老玻璃的水中
挣脱而出。

——选自《死神夫人》

宁静的早晨之歌

太阳已经把梦湖里的水
镀成金黄。
这些来到宁静中的
疲劳的眼睛
已经看到了，了解了，
又遗忘掉。

远处，向着大海
行驶着我的船。
陆地里面，有一支歌
随着风把它伴送：

“你将在没有
回头的路上迷失。”

在白天宽厚的
天光下，在我已故
双亲的家屋里
今天我宣布：“我仍然活着。”
明天我要安稳地睡觉，
没有恐惧，没有苦恼，
热吻那大理石般
宁静的新生的黄金。

孤单单地，在五棵树的
花园的和平里，
我已经收集到我的时间，
那稀罕难得的白玫瑰。
呼喊着，如今我要
走进幽暗的房间。

——选自《旅人和墙》

黄昏来临之歌

一幕接一幕地

在我的眼前排列开
我熟悉的生活。

房屋，车辆，船舶，
海水的宏伟呼吸，
以及鲜亮的玫瑰。
已经诞生的黄昏
总是穿戴着新的声音。

而从光明里出来
来到大海上山岭上的
却是一个赤裸的黄昏。

——选自《旅人和墙》

晚 霞 之 歌

孩子们的闹声使得
我正在观赏的夕阳躲藏。
夏季的全部光明以
如梦的怀旧把我笼罩。

挂钟和白墙

计算着黄昏的消逝。

轻风停息在

落日的道路上。

也许明天还会有

迟缓的钟点来到，

让这些眼睛仍然

如此贪婪地观赏光明。

然而如今已是黑夜，

我孤零零地留在

去世的人的房屋里，

他们只有我仍然记得。

——选自《旅人和墙》

教堂圣歌试作

唉，我是多么厌烦

为自己的怯懦衰老，为此地的野蛮残酷；

我多么喜欢远离此地

去到北方。

人家说，那里的人们

整洁，高尚，文雅，富裕，自由，
清醒而且幸福！

于是，在聚会时，弟兄们说出了
不赞成的话：“人离开了家乡
就如同鸟离开了窝。”

但是我已经身在远方，嘲笑
我的乏味的老乡们的
规矩和古老智慧。

但是我的美梦却从未实现，
待在这里一直要待到死去。
因为我也是十分怯懦而野蛮，
此外，我还
十分痛苦地
热爱着我这个贫穷，
肮脏，悲惨而且不幸的故乡。

——选自《旅人和墙》

在雾中……

在黎明的
雾中，
猎手，你见过什么？
如今你看见的又是什么？

是人，是鹿，是树木？

瞄着你的飞箭，

挺着你的飞标，

你要更深地深入

这个深刻而明亮的

生活的秘密。

如果你用

利斧伤了她，

她就更加孤独。

然而你先安静一会儿

把我好好看一看

猜猜在水边的

这个我是谁。

——选自《迷宫的结束》

谈谈水和火焰……

谈谈水和火焰。

如果雪烧得太旺，

火焰都会冻成冰。

谈谈水和利剑。

如果我的额头受伤，
利剑会把我治愈。

谈谈水和飞鸟。
如果河面上有山岭的光，
乌黑的大地就长了翅膀。

谈谈水和玫瑰。
海的死亡使玫瑰
成了最经久的花卉。

谈谈水和我的眼睛。
如果湖看得见一切，
我的瞳仁就变了白色。

谈谈雨：雨，那洁净的
雨和那回不到水里去的
迷失了的水的哭声。
我从水的深处，
叫不出任何名字。

——选自《迷宫的结束》

然后，是沉默……

然后，是沉默，
小小的，那么脆弱的
雨点打着的
鼓皮。
有几只手
十分柔软，
取下了
死去的歌，
那是疯子嘴唇上
吊着的傀儡，
可怜地引着它
去到光明之下安息。
语言的翅膀载它而去，
从未幸福的语言，
辉煌灿烂的蜜蜂。
我追逐着它，
直到远方的花园，
然后我钻进群蜂
到了遗忘之中，

把蜂房永远紧密掩盖。

——选自《迷宫的结束》

你不知道这是格里弗……^①

难道你不知道是格里弗，
它让水毫无羁绊；
让你走过的房屋都是
最有益于健康地寒冷；
让火车和道路达到
普遍喜欢的
优秀水平的支持？
因为它再也不想哭泣，
显然是没有了光明；
有了钱也买不到
你想要的和你十分必需的一切，
除了节日足球比赛的入场券
或者不可侵犯的斗牛以外。
尽管如此，正当神祇们
在大吃大喝之时，

① 格里弗，神话中牛头鹭身的怪物。

你，这么贫穷这么痛苦，
却被一句又一句的
好听的话
给予十足的安慰；
那是些最最响亮而动听的
诚心诚意的话，
几乎都是由报刊杂志
免费白白向你奉送。
啊！这些真是不用油不用火
就在锅子里熬出来的
铅字印刷的
富有营养的汤啊！
然后，等你充分吃饱，
洗干净了肠胃，一天过去了，
你得到那始终是最最明亮的塞法拉大街
那十分方便的贫民窟里去睡觉，
还得竭力思考纯正的哲学
去向上帝称谢，因为再差一天
就几乎已到死期。

——选自《公牛的皮》

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

人都是不一样的，话也并不都一样，
应该把许多名字归结于唯一的爱情。

年老而脆弱的白银回来迟了，
耽搁在田野上的光明里。
大地，带着上千细小听觉的陷阱
已经捕住了在空中唱歌的小鸟儿。

是的，你也要懂得而且照样做，
从橄榄树上
传来了风被囚禁在上面的老实声音：
“话都是不一样的，人也并不都一样，
应该把许多名字归结于唯一的爱情。”

——选自《公牛的皮》

然而你自己笑了……

然而你自己笑了：

心想蜘蛛
总是会得吐丝。

你让我得了麻疯，
把我扔在
这堆垃圾里溃烂。

还把公牛的皮条
无偿地
卖给收破烂的小贩。

狗啊，你的胃口
是不是要使你
把我们啃到骨髓？

我们充分地显露
干瘪了的
衰老的面颊。

你肥得要胀裂，
而我们却是
越来越瘦削。

打了那么多呵欠，

看看那些傻瓜
就发现真是好玩。

周围都是烟，
你闭上了眼睛
你就看不见世界。

但是一旦醒来，
你嘴唇上挂的笑
就停住了不再动。

——选自《公牛的皮》

有时候非得这样不可……

有时候非得这样不可，
一个人为了人民而死，
然而从来没有全体人民
为了单独一个人而死去：
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塞法拉德。
要把语言的桥梁造得稳固，
设法了解而且尊重
你的子民们的不同意见和言论。

让雨水点滴地洒上播下的种子，
吹过的轻风仿佛是手在温柔亲切地
抚爱广阔的田野。

但愿塞法拉德在秩序与和平中
生生世世继续存在下去，
在劳动中享受
争取而得来的自由。

——选自《公牛的皮》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这样孤单，
怀着
谦虚的希望，
玫瑰的
完整的永恒，
花朵的
崇高的永恒。

夜间，家门
一家家关上时
黑暗向里走

向着黎明的
源泉；
我们的眼睛
学会了盲人的
手指那样的敏感，
以迟缓的爱
来看待来懂得
来理解。

我们就这样
走遍了大河高山，
干旱的高原和城市，
睡觉时每一个梦
都见到那里的人民。
我们曾经跟风一起
待在草原上，森林里，
泉水边，窸窣的树叶间；
我们要在这张铺开的皮上^①
那颗隐秘而不朽的心中
逐渐逐渐地写上
塞法拉德这个名字。

——选自《公牛的皮》

① 伊比利亚半岛形状像铺开的公牛皮。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因为只要把财富
给我一会儿作为施舍。

然而，如果有可能，最好让
光明恒久不动；柏树、葡萄以及
播下的种子，我们的语言，以及
我投在我所爱的一切事物上的
迟缓的目光，都秩序井然！

在恐惧的包围中，在讽刺和
戏谑的冷言笑语中，
我们说过了我们想拯救的
这个古老人民的血的那些话。

水面上没有留下犁沟，也没有
任何船只，人们以及其脚步的痕迹。
那个古怪的收破烂的人把口袋
装满了回忆的破烂就走了，
下着黑暗的雨，刮着暴风雪，

走上被大海抹掉了的漫长的路。

——选自《西内拉之书》

光明刚从海底出现……

光明刚从海底出现，
东方几乎还未开始颤动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大鹰把天空的晴朗带到
封闭着西方的大山之上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夜间有病的风还在喘息
而暗影的嘴巴仍然啃着道路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雨带来了尘土的气息以及
远处灌木枯萎的落叶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风也在孤零零地说话，说着我的

那些总在一起欢笑的死者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以长期的努力想越过那难以越过的

记忆的障碍而衰老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夏天所有的人都沉沉睡觉

伸展的田野连蟋蟀也沉默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等到懂得盲人智慧的指头

如同冬季葡萄的赤裸的梦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马匹的狂冲急奔之势

仿佛激流猛然顺着沟渠扑下时，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我就看见那大地啦！

——选自《西内拉之书》



维 尼 奥 利

若安·维尼奥利(Joan Vinyoli)祖籍意大利，1914年生于巴塞罗那。父亲是有名的医生，于维尼奥利诞生后不久去世，之后全家移居巴塞罗那郊外小镇圣胡安·德·埃斯比，在那里居住四年。在该镇度过的幼年，以及后来又移居的小镇塞尔伐，其美丽的景色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活，都在诗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也经常在他的诗歌创作里有所反映。

维尼奥利成年后来到巴塞罗那上大学，但是由于内战爆发而辍学；因此，他最后成长成为诗人，几乎主要是依靠自学。

十五岁时，由于偶然的机会，维尼奥利读到了当地刊物上一篇里尔克的文章，其中提出以生活作为诗歌的基础的口号。于是维尼奥利便发奋学习德语，能够直接阅读里尔克，并且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群众》杂志上，由此接近了诗人卡莱斯·里巴，并且通过里巴，认识了罗塞洛一波塞尔等其他年轻诗人。

除了里尔克之外，维尼奥利也研读德国诗人荷

尔德林和歌德,丹麦小说家雅各布森,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这些作家,都对他初期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他后来的作品中,德国诗歌的影响就逐渐减弱,尤其是象征主义和里尔克的抽象,而是开始走上他自己的接近现实的诗歌道路,着重于日常生活环境的体会,同时也不忘掉表现世界统一性观念的必要。这一点,显然是受到了英国诗人埃略特的影响。

维尼奥利和他同辈的诗人一样,很注意赫拉多·迪埃戈所编的《诗选》中选进的那些卡斯蒂利亚诗人,特别是:安托尼奥·马却多,塞尔努达,以及纪廉。他所喜欢的卡塔兰诗人,则有:卡尔内,里巴,盖拉乌·德·利奥斯特,福亚克斯和费拉特尔。在外国诗人之中,他喜欢的仍然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埃略特,德国的布莱希特。

维尼奥利目前在一家出版社担任负责的工作。对于自己的诗歌,维尼奥利在第四本诗集《静默》的前言中这样说:“每一本新的集子,总是对前一本集子的否定,然而在当时,却又是前一本集子所针对的方向的肯定和加强。”

维尼奥利诗作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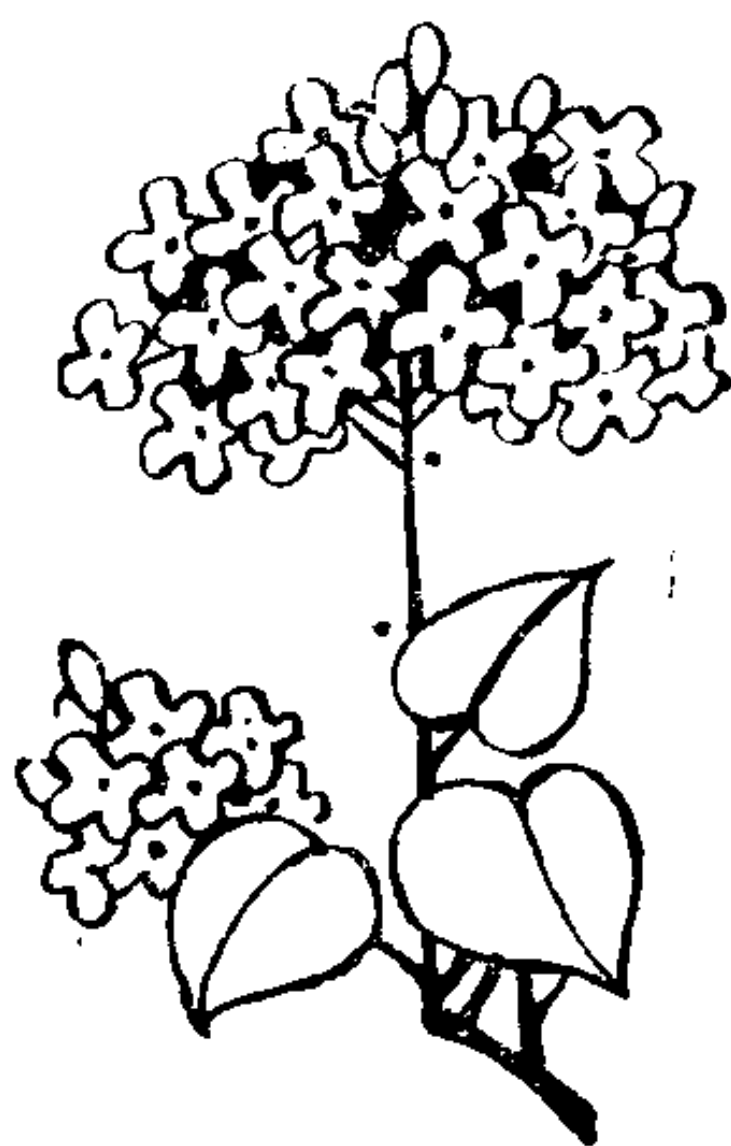
《初步的结局》:1937年

《生活与梦》:1948年

《相逢的钟点》：1951 年

《静默》：1956 年

《现实》：1963 年



少女画像

决不会有一口气
能从你变成生命：
不变的表情，不会
从嘴里出来的声音，
不打搅的洁白，不能
改变成一支歌的沉默。

但是这种沉默却在
深深地向着大地呼喊。
在那里，你战栗，开花的菩提树啊！
在那里，你的手在采集，而你的眼睛，
你的表情，却还在遗忘中发号施令。

——选自《初步的结局》

梦 想

如今，虽然草原上如此

寂寥荒漠，那么多春天
靠着死者的灰烬和枯干的树叶
却又重新变成翠绿；
贫瘠的梦和温柔的月亮
没有节制地等待着我们，
那无穷的风，遥远的地方，
恐惧以及死去的孩子的
不停的叫唤……
然而，从来没有一只钟
夸耀过死亡，只是悬挂着
为正午和日落的钟点敲响。
如同麦子的尘土是晚祷，
如同房屋的尘土是烟雾，
农夫在山坡上停住脚步，
让水洒满溢到嘴唇；
阴沉沉的森林里警起的
无数声音，传向彼方，
仿佛如今在呼喊的圣母的接触
把我们阻挡，把我们捆绑；
在那底下，接吻和拥抱已经成熟，
或者不过是冰冻池沼那冰面上的
死亡？

——选自《初步的结局》

悼念战时死在国外 的一位年轻诗人

我这位朋友的墓旁没有
柏树，只有前面的桂冠，
泥土的房屋掩埋住，
为了他身上囚禁的火；
为什么许多广阔的夜晚
仍然深入于泥土？

我徒然地说着，徒然的爱的
怨言回复到与仙人掌在一起，
与大海的摇篮在一起；山上
下来的凄凉落日落进了播种的土地；
因为这就是他的祖国，
这就是他的眼睛的宁静光明。

真是难啊，歌声的变化不可捉摸，
也从不说永远存在变化；
上帝这样作了决定，并不结束
和谐之中的奖赏和永恒的和平。

——选自《生活与梦》

日 落

白天在山背后
渐渐熄灭，最后的
光芒无限快乐；
一切静寂、迟缓而退缩，
只有水，奇怪地往下流，
已经在喃喃地说起夜话。

——选自《生活与梦》

秋

如今我是在十一月里散步，
一切多么宁静，仿佛在下坠，
也仿佛滞留住。田野镀上了
命运未播下的回忆的黄金忧郁。

如今到处是钟声，悠长地
敲响了死亡，那么严肃，
在灵魂深处探究迟暮的

衰退，充满着孤独和黄金。

日落时凄凉而忧郁的眼睛啊，
你不要熄灭：逐渐死去的火焰
是接近我们世界的不同的世界，
使梦的脉络更加明亮。
生命在何处？黑夜要求全部
而一阵风的哭泣却是唯一的回答。

——选自《相逢的钟点》

向 着 泉 源

心啊，对小事情
我懂得忠诚；
不是让你在
沉默的深渊上飞行。
从低唱的歌中
升上脆弱的桥，
没有把握地试试
积雪的小径，
从此岸到彼岸。

草地上花很少，
短暂的阳光
如今成了符咒，
把一切都变了样。
落日的大门
为你两边分开，
流水从那里往上走，
向着泉源走进去。

发着亮的种种符号
都难以解释周全；
然而却有低唱的歌
解释得清清楚楚。

——选自《相逢的钟点》

有人召唤我

我不过是一株远离森林的树，
被深海中的一种声音召唤。
我孤单，靠近海边，已经把我的叶片
贡献给河的远方的那边。我的根子
已经不懂得深入土中维持我自己；

我只靠着叶片吃喝。
因此我总是流浪在
星宿的沉默之下，
在这些长夜的丰富想象之中。
可是黑夜被如此多的火焰的语言
突然照亮；
从海上，总是黑夜，那声音，那声音
又回来，召唤我，总是召唤我。

我已经占有了田野，黄昏的火炭，
然而如今我就是耳朵，度着失眠的长夜。

——选自《静默》

在运气中流浪……

在运气中流浪，
凭着曲折的落日，
处在火和影间，
我已经占有了歌。

火和影的儿子，
在夜间受庇护；

语言的风，
已把我变成树。

消灭了影，
生根于虚空；
星辰的光芒，
轻风的宁静，
振动了我所有的枝叶。

——选自《静默》

总在那里……

总在那里，总在那里，在悬崖旁边，
那十月的红土
正在青紫色的风以阴影熄灭而
凝结了的强烈的火焰之下。

总在那里，总在那里，在悬崖旁边，
丰饶的播种者，孤单单地，
就是大地的肚腹：没有喊叫，
只有沉默，缓慢而简朴的死亡。

在这些森林里沉思默想的
阴影里，那么多的夜鸟
彻夜不眠；但是，秘密地，
却是这些大地的观念
在夜间构成的这些花朵。

——选自《静默》

止 水

一个女人在石凳上坐着。
你是在想着时间，还是
单纯看着逐渐逐渐地
落到树叶上去的
黄昏？

“最最细的亚麻布，
停住在这一点，又生长；夜莺
古老的声音，不得不使我战栗。”

但是孩子们在空虚的水的
激流里奔跑，用他们的喊声
冲破这些过去的时间的她在哭泣的
密集水流。

他们从旧街
回到家里，成熟的黄昏
降临于一切。现实就是这样：
黄昏重新诞生，当钟声
在前夜反复敲响。

许多年后我们说：从这个地方
流去了止滞的水。

——选自《静默》

岩 石

什么岩石对于人们的呼喊
安全可靠？什么岩石可以给
这种扭伤枝条的病树入梦？
呼喊已经失去根子，不可能
行走，在空气中，轻飘飘地
仿佛一团雾；但是，什么岩石
能够这样，至少可以让古代
呼喊的树木得到支持？

静静地看着它，看它如何

一点点地把树干的坚硬力量
变得姿态柔软，当某个钟点里
好像鸟儿占有了歌之时。

啊，我呼喊中的树啊，根子
穿透着岩石，同时我在夜间
生长却又失败；死亡已经不能
把我当作野草对待，而你，
岩石啊，你将为根子而永远遗憾。

——选自《静默》

静 默

你的外形里面有我，圣歌的
春天；声音之中的一个声音
向静默屈服，给我送来
他的许多事物的气息。
什么秘密的道路，突然之间
把我引到了快乐的场所？
哑巴的丛林，如同孩子们的路，
自由，自由，我几乎听见了静默
来到我这里，我饮下了它的笑。

——选自《静默》

风 信 鸡

高踞在最高塔上的风信鸡，
在这里的夜与晨的界线间，
你总是在夜的时辰放声歌唱。

死去的时辰，死去的时辰，我见你
如同一条在暗影里延伸的河。
在大地上，我是一个到处
流浪的陌路的人；我在内心里
观察着被抛弃的城市的
墙壁之间的流水。

夜间出类拔萃的公鸡，
是内心里野蛮的公鸡，在
茂密的森林里——它在凄凉的
河岸边不动，凝望着脚步迟缓的死水，
从来既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的啼叫。

然而在晨与夜的界线间的
严肃钟点起来的好猎手，
听见了森林里的宣告，

就装满了秘密的活跃的水
走上那条通向从未触动的
声音的道路。

风信鸡在火焰的最高处，
作为一支被曙光所伤的风向标
正在从容不迫地旋转。

——选自《静默》

时 间

你从来不到屋后去，
尤其是大白天；屋后那些植物的
迷醉的强烈气味使人丧失
判断和理智：有毒蛇看守，
有壁虎和蝎子出没，
还有编织死亡的蜘蛛。

树木在那里吓得发声。

太阳的马匹，滞留了；太阳的光束，歇息了。
坐在沟渠边的女人，带着孩子和姑娘，
如今安静了一会儿，于是那热情的黑马
汗淋淋地发作，颤动着跳跃，
雄赳赳地嘶叫撒腿奔跑，

消失在屋后。

歌唱

密林和荆棘，践踏的草声，
人们呼叫，发红的胳膊
舞动。

在那里统治的是怪异的林木。
我谈论着光明和鲜红的塔，
它就是从那里进来，以语言的红砖
重新建立。

（如果你从日落的山谷里回来
或者你是在大白天时离开，
从静默的这一边到那一边，
总会有轰响着的时间。）

——选自《现实》

孤 石

清晨的秋千：发亮的绳索，
看不见的圆环。光在呼吸，
从侧门的隙缝里透过。
我醒来了，荡着秋千，

坠进了昏沉的黄色深渊。

日出：语言在叶丛里的
躲藏所，那里居住着蓝鸟的歌，
野蕨丛里清泉淙淙，
夏日碧绿的池塘，夕阳映照，
清静园子的沙砾，上面响着
孩子们的脚步。

这就是如今的
现实：

我逗留着
从这句话到那句话，
顺着阳光逐级而下，
下到那块孤石在猛烈燃烧的
昏沉的黄色深渊底下。

——选自《现实》

夏

星期日的黄昏
吃过饭，离开饭桌
我出来透透空气，节约谈话。

对于我，已经谈不上外出，
任何地方跟家里都一样。
如今我安静地睡在
摇椅上，半闭着的阳台里面，
害怕那总是危险的气流。

外面，斑斑的地面喷着火，
时间变得没精打采，空气嗡嗡作声，
蚊子飞舞——真是野兽。
到处都是——就像人家所说，
炎热，油腻，汗水淋漓。

然而，过了黄昏，炎热消退，
树木的纱幕在活动，
悲哀而懒散，城市里升起
一种凝固的厌烦，飞向远处，
把寂寞留下在街上徘徊。

这时候就看见我出来
到外面来透透空气，
那里到处是花园，
活泼的绿叶上流水滴落，
清新的枝条间渗透出

十分丰富的来访的水。

——选自《现实》

自画像，污泥和宝石

无形的碎石的盆，
建筑师不屑一顾的
被抛弃的地基，
残剩着污水的
溢漏的水管，
污泥和宝石，
我的领地。

但是，突然，一只
有力的翅膀的一击，
到处纷纷地
谣传在说：蓝天，
波浪的曲线，被太阳的
喊叫引得燃烧的岩石。

我的一切都在歌里焚于火。

——选自《现实》

从七点到九点

圆圆的月亮，魔术一样，
电灯光在大路两边
忽闪忽亮，直至不动的街灯
突然停住在灰色的风中。

下面，三轮车和汽车的洪流
——你看不见它们——
用足力气为我扯成一条
白色的橡皮膏和沉默的黑纱，
把我的旧伤疤完全贴上。

瞧那车辙和童年时代
静寂的大车，满载着时间
走在死亡的路上。

你看见它们
怎么在氧化的路面上溜滑，
中间塞着干草，还有狡猾的
蛀虫？

很快地它们找到了
被保护的树林，在那里，

黄铜的黄昏，在落叶的枝条中间
与树木的回音一起发出响声。

——选自《现实》

诗 人 与 海

打扮得邈邈的国王，穿戴着
蛛网，玻璃，还有动作
生硬的皇帝。

我偏离航向
到了无法想像的远方。
那就是财富：
描述新的岛屿，
鉴别信天翁。

狭窄的船舱里
星期日的新鲜空气
吹动着窗帘，后来
就萎靡了，发出难闻的
油炸食物气味。

黄昏的波涛
躺到了深处，

于是发生了

大海反映在船尾
眼睛都忙碌着去看泡沫。
穿戴邈邈的国王，趿着草鞋的
皇帝。

然而我有船，
我熟悉海。

——选自《现实》

老 渔 夫

他们拉着绳子
把捆起的一桶桶乌黑的油运上来
装满这艘帕蒂尼画中的①
小小渔船。

他们默默地干着，
这一个在船上，另一个在码头，
而我则站在港湾的角落，
几乎隐藏在黄昏里
久久地在观看。

① 帕蒂尼，十六世纪法兰德斯画家。

暗中的悠闲，
大堆的沉重货物，
篷布下遮盖住的沉默，
从那里时不时
发出一声难得的
清晰的喊声。

我请求

不要把我赶出
老年人的社团，给我在那里
有个安身之处，照料着织补
时间的网眼。

——选自《现实》

费拉特尔

加夫列尔·费拉特尔(Gabriel Ferrater)1922年生于雷乌斯。他的生活不稳定而多变化。他喜欢绘画，喜欢杜松子酒。他的诗歌创作是从中古时代诗歌的研究引发起来的。他从阅读贝尔特朗·德·蓬，乔叟，维利翁，斯克尔顿等中古诗人得益很多。但是他最了解最熟悉的是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至于当代诗人，则他对英国的托马斯·哈代有特殊爱好，然后是弗洛斯特，朗松，格雷夫斯，以及奥登。德国诗人布莱希特，则是第一个教导他诗歌是能够进行充分的抽象的人。至于卡塔兰诗人，他最敬佩的是马尔克和卡尔内。

费拉特尔对于诗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诗歌是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生活的某一时刻状态的描摹，如同其本人一样。他诗歌中吟咏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而是作为反映现实的整体时必要的补充和平衡。

费拉特尔曾经说过，诗歌的理论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他也承认，虽然他成长在一个浪漫的时代，但是却离开了浪漫主义很远。现在他觉得，

诗歌并不必要遵守形式。他相信歌德的这一句话：只有感情丰富的小姐才关心风格。因此，他的诗歌不讲究风格，但是他为了表现出时代给他所受到的教育，所以比较客观，而且尽量避免语言的游戏。他认为任何诗人在创作中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有一个风格形成的过程，然后才能达到越来越清楚的诗的观念。因此，每一首诗都应该是清楚的，流畅的，高于感情的，同时也是能够吸引人的。

费拉特尔又说：他写的诗，首先关心的是明确自己当时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说诗中想要表现的情感和自己的想象之间的距离。他认为诗人写诗的目的之一，是看看他们有多大的能力把语言的感染力提高到什么程度，因而他们不得不精心选择题材，投身于其中，而且要当场抓住，不需要考虑或者深思。

费拉特尔诗作目录：

《达·努塞斯·波埃里斯》：1960 年

《吃一条腿》：1962 年

《身体的理论》：1966 年

《女人和日子》(合集)：1968 年

黎 明

夜离开我去了，另一个夜，一架
巨大飞机的翅膀坠下，插在
广阔蓝天与窗户之间，我怀疑
它是否是最浅的绿色还是银色，
那么冰冷，手术刀般顽强的锋利
像刮着子宫一样，或者也就是光明本身，
孩子在倦于使劲骚扰其弟兄
终于放开手时，假装玩儿起
寻找财宝的游戏，然后
放弃了奖品，于是我知道昨天我是
垂头丧气地什么也没有找到，要我
吮着没有浆汁的果核到户外去
再看一天，实在真是太冷。

——选自《达·努塞斯·波埃里斯》

低 声

我们从来不愿意在我们之中

听见的一种声音，在那里说：
都是由于它，我太劳累了。
那是真的，因此它使我害怕
或者有点儿讨厌。这我就不对了，
我有点悔恨。但是在内心里
我仍然又一次认定：只有我
才责备它犯了这个大错误。
如果它自己都不知道
也用不着怎么来原谅我。

——选自《达·努塞斯·波埃里斯》

反 面

我要从反面说。我要说
八月下的是暴雨，一个孩子
在跳板头上扭弯了双脚，
四月丁香发出香气时
猎狗会猛然跳跃，蜘蛛
耐心地写下它的饥饿，
身体——两个头，四条腿——
出现在落日灰暗的阳光里，
鱼儿溜来溜去，好像拉琴的弓，

蹬着脚踏车的穿金穿蓝的姑娘，
一条狗的喜剧性干渴，市场上
被污染的黎明时车辆灯光里的
院子，人们柔软的胳膊。
我要说的是什么避开我，
而从来不说我自己是什么。

——选自《达·努塞斯·波埃里斯》

上 午

太阳这位智慧老人，把阴暗的
小小怀疑逐渐消散，留下一点儿
全部解决直到现在。他颤动一些
他的手，于是我们和我们的树木
也颤动一些，感觉到不让
一分钟过去就得突然扯掉
影子的绷带，而如今光线的
准确折刀已经直切而下，如今
伊布利斯的笛子已经尖声在响，^①
我们看见了一切，而光辉的范围

① 伊布利斯，伊斯兰教掌管音乐的天使。

越来越扩大，无法穿透，仿佛
水晶一样。世界明亮了，我们说：
我曾经爱过你，找过你，在夜间，
那时候，你睡觉只是为了醒来，
不愿相信生活使你无知
更甚于是在梦中。

——选自《达·努塞斯·波埃里斯》

永恒的生命

到了黄昏谁也不再说什么今天。
因为已经几乎是明天。天冷下来，
一切事物似乎都黄得像柠檬。
仿佛一个人扛着包裹走过大街，
头脑里已经没有任何本领能够
打开记忆想起包裹重压下的生活。
我的手也是这样，麻木得由于
过分把钟点提早到前面的时间，
都举不起来说声再见。过去不再
存在。是的，我也把日子收藏起来，
尽管它们都是重复地日复一日。

——选自《达·努塞斯·波埃里斯》

坏 使 命

有一个井口,那么深蓝仿佛
我小时候看见的手枪枪口。
有一种羊齿植物那么高大,
太阳这圆鼓只能在远处敲打,声音微弱。
有一只鸟傲慢而且又绿又黄又粗野
仿佛一张阿兹特克人的羽毛毯子,①
啼着要光,还要光,为了把光
塞到最深的地下。而你却
追寻它在落叶和粗根之间
直到最后的一粒原子,但是
却随着那只压迫的手。
有一个黑桑椹的排卵器,而那些
核桃却是硬壳的肮脏的
恶劣得如同眼泪。有一些树干
会得出汗,而金属就是活的鞘翅。

在里面,都是这样。但是你进去不得。
你不知道向何处走。告诉你的这些方向,
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① 阿兹特克人,古代中美洲的印第安民族。

你会在慌忙中迷了路，
失去了理智。你得坐下来，好好想想，
人家对你说的是一口井，而不是一条路。

——选自《达·努塞斯·波埃里斯》

秋天的房间

百页窗没有全都关严，
就像一只扣子突然掉在地上，
没有把我们与天空隔开。瞧，张开了
三十七方块小小的天空，
但是心却要把它忘掉。光线
毫不留恋地开始暗淡，变成蜜色，
如今已是苹果香气的颜色。
世界是多么缓慢，世界是多么缓慢，
匆忙而去的钟点却有着多么
缓慢的痛苦。告诉我，你还记得
这间房间？

“我很喜欢它。

那些工人的声音……他们是谁？”

瓦工说：

这个区里还缺一所房屋。

“他们唱，
今天可听不见。他们喊，他们笑，
如今沉默了真少见。”

声音的
红叶多么缓慢，它们来掩盖我们时
多么犹豫。昏昏沉沉地，
我的吻的叶子前来掩盖
你的隐藏的身体，这时候你已经
遗忘了夏令高挂的叶子，敞开
然而没有吻的日子，以及
在记忆深处的身体，尽管
你的皮肤一半是太阳，一半是月亮。

——选自《吃一条腿》

如果 我 能 够

有些事情进入了
一首诗，我知道我要
写它出来，但不知道
什么时候，怎么写，或者
要表达什么。如果我能够
就把它引到你这里，

让你的头发说话，
或者太阳的鳞片
在你指甲上战栗
但是也许不总是
把如今在你身上
看到的都考虑在内。
我听见一口井里有什么
向我坠落的沉闷声。
在你漂浮的时候
你是否认得出来
这瞬间下来的是什么？

——选自《吃一条腿》

不是房子

“如果现在你把手
搭成一个凉篷
放在我的额头，
等于就是一所房子：
胸部，是一堵墙，
我躲在角落，
跟那另一堵相勾的
是胳膊。”

女人，出去

看看枕头的山岭：床单的
洁白广阔冬景沉陷成的庇护所。
顶峰上所见的浅浅金黄，
那是灯光，停住的夕阳
淌着血而不说苦恼。
这就是我们的景色，
女人。为了到达那里，
我也曾奔跑过
少见的小径。女人，
把脸藏得更深些，
在这里，我胸脯边。
不要看我，别让我
看见在你的眼睛里
留下不稳定的形象
没有石头也没有重量。

——选自《吃一条腿》

脸

那种思想是多么不公正，
那么可恶的贫困
又是多么古怪

(一只轧轧响的
车轮压扁了的
一条蛇,还在爬着
整整爬了一夜:
绳索那样一条受伤的肉,
困难地慢慢地
在一个关闭的花园的
黎明进入了死亡,
到了红红绿绿的白天,
变成了一大群
嗡嗡响的钻动着的
苍蝇),

多么恐怖
如今引进了这个
容易受到伤害的
小小头脑。
这张年轻的脸
一瞬之间就溶化了,
就像蜡做的假脸一样
溶化了,于是叫我去看
老人的那张避不开的脸。
它躲了起来,
知道我们对它十分厌恶。

——选自《吃一条腿》

两 女 友

脚踝边海面的
阳光平滑而金黄。
她们手挽着手，
谁也不说话。街道上有
恶狠狠的男人，
因为没有哪个男人
像她们所认识的他们。
她们哪里也不去。
从阳光下回来，她们
走过广阔的黄昏以及
名字难懂的街道。
她们没有回忆
她们只愿知道
相互手挽着手
一起走；走上一条
异国的街道。

——选自《吃一条腿》

城 市

到处是街道那里我已经横穿而过
为了不再经过那些已经认识我的地方。
到处是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
到处是房间那里我获得过记忆。
到处是窗户从那里我看见过耸立着
阳光和雨水的山岭许多年以前。
到处是女人我的眼睛在后面尾随。
到处是孩子他们只懂得
我懂得而我不愿意说的那些事情。

——选自《吃一条腿》

热 闹 的 夜

我们已经不再梦想这年头有什么变化，
也不相信什么秋天的
结束，开放……

就在今天。石块和沥青的
线条不再给我们做引导。
张开在树叶那样的草上的手

铺下了它的铁锈。

手使得我们痛苦。如今工具从
手指里脱出，落到地下，埋进
淤泥的宽容的贪吝。妇女们
双膝颤抖；她们带着过多的
小小一点儿食物，走过只通向
家中的街道，站在那里照料
缓慢而炙热得如同死亡
那么恶劣的菜肴。

远处一阵风

从栅栏和砖墙那里吹来，
使它们冷掉又被人忘掉。她们只记得
如何——在灰烬般的低云下——晃动起
橄榄树，与我们同来。

末班火车到了，城里已经
没有了一个灵魂来把它砸成碎片，
只有那种恶虫在睡眠，又长又软弱。
也没有必要去看它。我们跟着孩子们走。
我们都是病人的时候，
我们在野兽的身体下骚动。

水沟、斜坡、管道都知道
恶脓是从哪里向我们排泄。

我们进去了。拚着最后的喘息，我们排空恶魔。
我们都穿了过去。我们来到黑夜。

清晨的太阳会尖声喊叫。从远处的荒野，
我们将看见摘除了污秽的肚子。

——选自《吃一条腿》

母 狐

地点？一块地基，
前线的营房：
大树前面，裸露出
铺平的石块的
羞耻，污秽，
油腻，磨破了的线头。

你的外表？衰老，
痴呆，在死去的
一天前面一动不动。

黄昏的色彩？
红得像一头母狐。

该怎么办？回到
你知道有房子和女人
会接受你的地方去。

——选自《吃一条腿》

指 头

悄悄地，开始下起了
一整夜的雨。

悄悄地，你的指头
偎倚进我的指头。

离别的短暂时刻。
唉，仅仅是两天。
你的泪珠潸潸而下
落在你的皮外衣，

对着我的却是一张笑脸。
曲折的通道在颤动
从那里你来到我身边：
心在困惑，今夜粉碎，

我指头上残留着
所有的回忆。两天的空白，
当你向我近来时，却挤压了
你的指头触摸过的影子。

——选自《身体的理论》

偶 像

于是，我们拥抱着，
躺在敞开了面向
砍伐掉的橄榄树的窗前
(两颗赤裸的种子，
在一个夏天强力打开的
果实之中，里面充满了风)
我们就失去了记忆。
我们就是如今我们的记忆。
我们就是这样的形象。也就是
为了以后服从的信仰
我们所要崇拜的偶像。

——选自《身体的理论》

肯 辛 顿

北欧的夏季一片光辉
——那些黄昏似乎永不消褪。
然后就是如此的宁静。她们正谈论着

我们总在新的路上寻找的
几乎是古老的秘密。

她说着而我则数着
跟她一起在路上走的形象：
她的路，如此漫长，我引导着她
直到顶峰。

“我一直认为我变了形。
我从来不懂得你让我相信的事情，
亲爱的。一旦我身在肯辛顿，
那么多曲曲弯弯的街道
满是光辉却不见太阳。过了一会儿
你就对我说我变成了一朵黄花。”

花朵的形象我很容易想起：
“你真是一朵花”^①；我的手里
还留着一朵肉花的记忆，
那东西开放得像一朵
鲜肉的花，花冠张开得难以相信地大，
可以让我这只虫子
钻进去。我说：

“我把你变成了花，
爬遍了你整个身体，直到这里。”

我错了。纯洁的光明。我懂得

① 原文为德文；海涅的诗句。

描绘的所有图景，都没有用。于是更正：

“不算这朵花。它全是黄的。

我把你变的只是一朵黄花。”

——选自《身体的理论》

柯 雷

每一次她有什么事

值得你的爱，

她就笑了。

你原封不动地

从她那里出来，

她就笑了。

她不向你请求，

她就温柔地笑

（你，以及你贪吝的世界）

人家会说她善良，

你几乎猜得到

她怎么吸收。尽管

非得参予。尽管

她的躯体就要诞生。

——选自《身体的理论》

闲 暇

她睡着。这是男人们已经醒来的
钟点，细微的光仍然
射进来刺伤我们。
我们只要一点儿就足够，对两件事情
总有着感情：
旋转的大地和睡眠的女人。
和解了，我们急忙向着
世界的尽头赶。我们恰恰
就是什么也不帮着干一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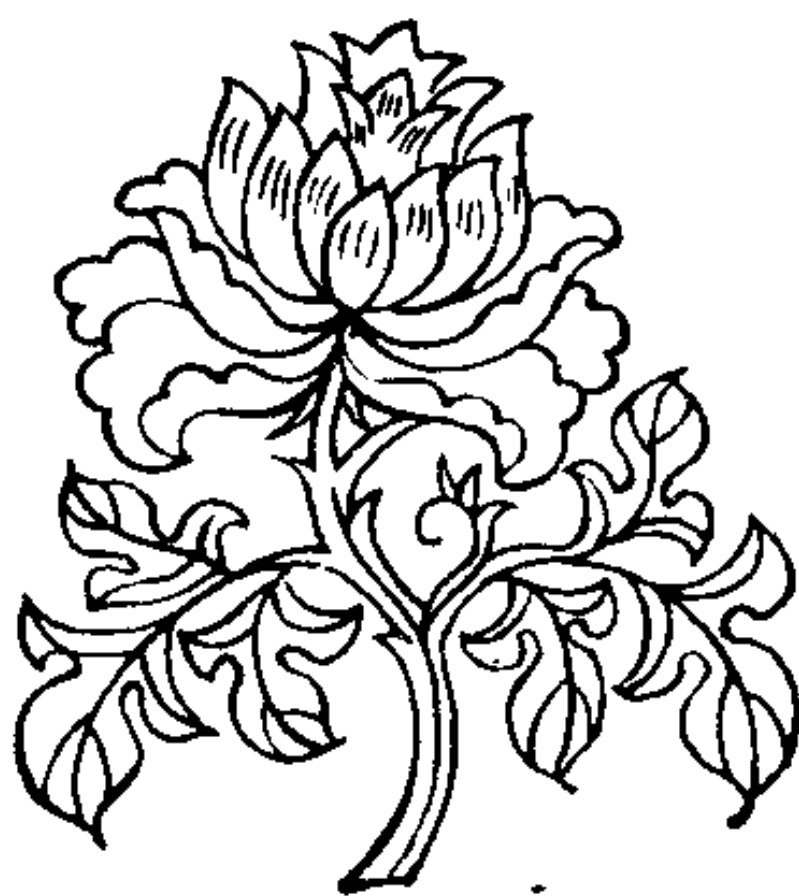
——选自《身体的理论》

子 宫

它已经在这里好几个小时。
它的部分身体，不是那么亲密，
但是它的部分身体，已经播撒开来
在这个房间的四个或者二十个角落。如今
我热烈地生活在我所爱的事物之中。

我所做的一个动作，把我拉出了
我的洞穴，碰到了一只袜子，一只鞋，
一件毛衣，或者一条裙子：
属于我的一片土地的标界。

——选自《身体的理论》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卡特兰现代诗选

作者 = (西班牙) 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编选 王央
乐译

页数 = 2 7 5

S S 号 = 1 1 4 0 0 5 6 6

出版日期 = 1 9 9 1 年 0 1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编者前言	
第一部分	
前期五诗人	
卡尔内	
里巴	
福亚克斯	
萨尔伐—帕帕塞	
马嫩	
第二部分	
近期五诗人	
佩雷·瓜亚特	
罗塞洛—波塞尔	
埃斯普里乌	
维尼奥利	
费拉特尔	